

6244  
:3

君德

歷代名臣奏議

卷四

之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

君德

宋光宗臨御初。方求讜論。太保致仕史浩進封事曰。臣恭讀訓詞。不勝感懼。臣聞重華揖遜。文命祗承。面授之規。不踰數語。親傳之妙。夫豈多岐。惟精惟一。以執中。惟幾惟康。而弼直。直乃人之王也。中亦人皆有之。然喜怒哀樂。方泯乎未發之時。怵惕惻隱。不萌乎乍見之際。豈可以言語得。豈可以形象求。操捨繫於存亡。休拙分於勞逸。指其大要。名之曰心。是故謀國之言。必以正心為主。心是百行之本。心為萬化之原。天地之災祥。陰陽之舒慘。日星之明晦。禾黍之豐凶。綱紀之弛張。風俗之薄厚。人材之邪正。美狄之從違。雖萬變之差。皆由一心之感召。故之不外方寸。用之彌滿六虛。曾中一不正焉。天下不可為矣。所以帝舜當倦勤之日。神禹於嗣德之初。首發要言。誠知急務。



勿謂書生之末學俗儒之常談也。洪惟壽皇久御萬邦黎獻之臣。陛下風正一人元良之位。百祥並萃。二紀有餘。燕翼詒謀。龍潛德邁。通庶承詩禮之訓。至寢問晨暮之安。金口所宣。玉音不闕。精微之理。涵養之方。既已悟於耳聞。又復得之身教。尹京之政。民間盡服。神明參決之機。天下陰蒙福利。此豈師資之善誘。實由父子之密傳。伏諒淵衷。洞照靈府。瑩如止水之不撓。皎如明鑑之無塵。妍媸攸分。賢愚莫遁。過此以往。奚必他求。由是而之。莫非此道。故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要其極。摯義則昭然。宜在睿明。講之熟矣。而况壽皇拔尤取類。俱收英彥之流。端為陛下遵制揚功。丕闡治安之具。朝廷之上。臺閣之間。輔替彌縫。論思獻納。一歸之正。以復於君。寧

有關遺。下問閒退。猶且海嶽不厭消塵之助。綸綍俯逮田野之臣。遂使陳人亦承清問。老矣無能為也。言之得無訛乎。然念飛蜂走蟻之微。尚識尊君之義。食芹負喧之賤。不忘享上之忠。當聖主推誠納諫之秋。無昔人逆耳嬰鱗之懼。臣學誠淺陋。材亦荒唐。雖乏寸長。願殫一得。是敢不量僭越。上瀆威嚴。臣竊謂人之有心。亦如弩之有括。發於此者。不過毫釐之眇。應於彼者。奚啻胡粵之殊。論人主之宅心。與匹夫而異轍。匹夫守之不正。則禍止於一己。人主守之不正。則害及於萬方。夏癸商辛。秦皇隋煬。驕奢暴虐。淫亂荒亡。皆由一念朕兆。於初萌。不得其正。及至百姓。夙頰而相告。雖悔何追。是以堯舜言禹承舜告。必於歷數在躬之後。始揚危微至妙之辭。臣曩塵寔邸之具。儵叨輔隆興之初政。抱其所學。得遂逢辰。故非是道而不陳。偶幸斯言之適契。不圖晚歲。獲觀德化之成。又值真人。出繼離明之照。敢以



不移之論者為得效之方。伏望聰明特垂采納。蓋以心正則本立。本立而道生。推而行之。未自遠矣。踐阼之始。圖治當先。筵官以輔儲皇。求賢而用吉士。則萬邦以正矣。獎拔取乎靜退。抑黜及乎浮華。則羣臣以寧矣。精擇守臣。確許久任。則江淮重地。荆襄上游。邊防可修矣。寬給楮幣。下紓版曹。則大江東西。重湖南北。月春可罷矣。力求正諫。深斥流言。則正人安居。邪黨退聽。習俗可變矣。博選謀臣。次求勇將。則車馬必備。器械必備。恢復可圖矣。迎刃勢如破竹。善刀見無全牛。茲乃生直緒餘。自然桴鼓響應。蓋本既立矣。末則隨之。當知萬事雖繁。專在一心。所運一心。既云克宅。萬事何憂不成。自昔願治之君。率能明見此理。崇高之勢。不敢恃。富貴之資。不能淫。兢兢無曠庶官。翼翼昭事上帝。若馭六馬。若保赤子。是心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水。亦是心也。是故。不通聲色。不殖貨利。懼其騷吾心而弗正也。不營土木。不

求綺繡。懼其侈吾心而弗正也。不寶珠玉。不育禽獸。懼其汨吾心而弗正也。不親近侍。不昵佞人。懼其蠱吾心而弗正也。不貪游宴。不務畋獵。懼其蕩吾心而弗正也。不事窮誅。不興大獄。懼其陷吾心而弗正也。所守如是。其應維何。能使上而風雨時。三光全。下而草木茂。五穀熟。甘露屢降。靈芝叢生。麟鳳在郊。龜龍在沼。仁聲洋溢。和氣充盈。四海九州。羣黎百姓。如處化國。如登春臺。百工師師。多士濟濟。六服承德。四夷嚮風。極地際天。儲祥隕祉。措皇基於不拔。衍聖壽於無疆。庶祚綿綿。子孫蟄蟄。邈乎億載。不足以為遠。巍乎六合。不足以為容也。孰謂一心之正。不可為即政之權輿乎。惟我國家。用為矩範。壽皇得之。效祖。陛下得之。壽皇。何所更張。惟勤祖述。蓋興衰撥亂。觀時樂天。脩文德。以服遠人。裕後昆。而作家法。此心之正。不約而同。陛下當念念不忘。孜孜求策。先自治以固本。後繼志而廣聲。收效虞夏。同符



增光日月可冀。如此則壽皇付託之意得陛下奉隆之勳成。入躬重  
聞戲綵之歡。出享萬國垂衣之治。曰壽曰富。兩宮並受於繁禧。以孝  
以功。千古永彰於絕德。乃知正心於始。果可以平天下而正四方。臣  
久在田間。不知時務。加之精神已憊。言語無倫。姑誦舊聞。仰奉明詔。  
退惟狂斐。甘俟刑誅。

紹熙元年。給事中兼侍講尤袤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  
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大和。虛己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  
精神。耗思慮。屑事為之末也。

三年。起居舍人陳傅良上劄子曰。臣待罪右史。日侍清光。恭覩陛下  
大所視朝。天顏肅穆。垂衣拱手。尊嚴若神。凡所施行。悉中機會。凡所  
延見。曲盡謙動。未嘗有一話一言。匆猝過差。一趨一步。俄傾失錯。可  
謂動容周旋中禮。威德之至者矣。近者車駕過宮。日分真引班直。換

授之時。百官有司。伺候移日。竟成中輟。各自引退。臣切感焉。何者。平  
居暇時。曾無過舉。何獨至於六飛戒嚴。百辟就列。却乃深處九重。都  
不省記。近在旬月。頓違常度者哉。而軍民籍籍。妄生謗議。轉相倡和。  
無所不有。臣雖至愚。固知陛下之不如所云也。反覆思惟。乃得其故。  
蓋自往歲之冬。聖意嘗有不能釋然者矣。為之震怒。至於愆和。嘗發  
威斷。痛有行遣。由此宮掖之內。人人自危。宦官嬪御。皆有歸過君父  
之心。往往故作緣由。欲開間隙。每至期會上。撓冲襟。所以或於臨軒  
而爽興。居之節。或於命駕而虧號令之信。陛下天資仁厚。不察其為  
誤已。臣所以深惜陛下無故而得怠荒之謗也。臣聞人主之心。當與  
天同。今夫太虛清明。天之體也。將以潤物。則為雨露。將以動物。則為  
風雷。將以成物。則為霜雪。俄而開霽。天體湛然。纖翳不留。三光如故。  
若夫人主喜則為賞。怒則為刑。刑賞既行。更何疑滯。心宇泰定。即天



德也。豈容鬱鬱有所不快。自古帝王蓋有處世故之難。遭人倫之變者矣。要以宗廟社稷付託為至隆。天下蒼生關係為至重矣。莫不先定其心。期於克濟。是故。父母未順。葬有南風之歌。兄弟不底。同有棠之燕。是皆轉禍為福。身致泰和。不聞以此自累方寸。今陛下上有重慶之親。以慈儉聞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敬聞兩宮。三朝累世。曠古所無。庶觀載籍之傳。最得聖人之幸。而又邊鄙不登。年穀屢豐。一時賢才。略在朝列。只守成業。已謂小康。若懷遠圖。可以大治。而又以九州之富。無供養有關之虞。以萬衆之尊。無使令不足之恨。志所欲為。胡鄉不可。則陛下果何所不快於心。嗚呼。况夫怨不在明。患生所忽。方其因循。但曰細故。寢以悠久。遂成後憂。則尤不可不慮。何者。一國之執。譬如一身。氣血標本。貴在貫通。少有壅處。便生疾恙。若乃咫尺君門。杳如萬里。今日遲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日復一日。莫以為

性。人心益競。主勢益輕。脫有姦險乘時為利。則中外之情不接。威權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指揮。將亦無從覺察。或放散儀衛。或隔退臣寮。或開謀言。或激怒軍旅。萬一有此。臣恐陛下孤立而外庭無以效區區矣。然則陛下何不務自節宣。以養氣體。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閒之福。而直為此悒悒。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臣嘗謂愛君之至。莫如詩人。見於南雅。樂只君子。之辭不一而足。至於不能自樂。則風之山有樛雅之魚藻。皆以為刺。作詩之首。豈是容悅。誠以一人有慶。地民賴之。非其己之私也。臣不勝拳拳願附於詩人之義。惟陛下留神幸甚幸甚。

四年傳良又上劄子曰。臣聞天不可俄度也。而示人易。地不可俄測也。而示人簡。是故。天地之神。而萬物有所恃者。以其易簡也。帝王之德配於天地。亦若是而已。其惟陛下臨御于今五年。有刑薄斂。天下



皆知其為仁。兼聽廣納。天下皆知其為恕。而近日以來。怒事獨斷。尋常指揮。動出意外。天聽甚高。人言難入。群臣惶懼。莫知所為。以臣愚昧。熟慮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何者。臺諫對班。多是隔下。間有論奏。亦無施行。人以為陛下怒。臺諫矣。然經筵侍講。妙選法從。而黃艾。皆預議。擢陛下何嘗怒。臺諫乎。給舍封駁。旋被改除。雖蒙留中。亦即處分。人以為陛下怒。給舍矣。然三府。翊善。付以元子。而黃裳。終見信用。陛下何嘗怒。給舍乎。留正無故。乞解機政。出郊數月。猶未予決。人以為陛下怒。大臣矣。然隨班。上壽之請。朝奏而夕報。可至。欲使以左相為上公。陛下何嘗怒。大臣乎。甚者。或以致任而恤典不下。則紛紛竊議曰。陛下惡人言死。彼李端友。蒲穀。館客。卒於邸中。賻贈隨至。然則陛下豈惡人言死耶。或以乞去而亟。謂不獲。則又紛紛竊議曰。陛下惡人言去。彼辛棄疾。召為大卿。即去為帥。至欲以次對寵

其行。然則陛下豈惡人言去耶。臣故曰。熟慮而中。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終歸於仁。恕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於寒暑。乖錯。晦明。反繆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矣。而天度固自若也。而德罔愆。而或喜怒。失節。舉措過差者。必有誤聰明之治者矣。而聖德亦自若也。以是言之。則不怒。臺諫。不怒。給舍。不怒。大臣。皆陛下本心也。而況於惡人言。無惡人言去。豈陛下之心哉。而又况自夏。徂冬。糾闕過宮之禮。遂謂陛下以疑阻。虧孝養。又豈陛下之心哉。夫不察。空虛心。而見其形。似苦諫。而力爭之。是宜天聽甚高。人言難入也。雖然。臣孰不希寵。何苦自絕。雨露之恩。孰不畏罪。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而孜孜。半。年。事。此。數。事。陛下亦盍反求。而徐察之乎。若陛下於此。數事。反求。而徐察之曰。吾心寬太本。無所怒。今若有所怒。意。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故。歟。吾心和平。本無所惡。今若有所惡。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故。歟。



吾心孝敬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故歟。苟有其人。苟言其事。則是誤陛下者也。所以誤陛下者。將以孤陛下也。夫不察陛下之心。而以形迹諫爭者。群臣之罪也。陛下本心端。不如此。而不察人之誤。已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陛下誠以本心之所存而徐察之。則知人之誤已者矣。知所以誤已。則外廷之黨論可破。外廷之黨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外廷之黨論破。兩宮之情意通。天下尚何事耶。以此圖大功可也。不暇遠圖。以此為小康。垂拱而責成可也。垂拱而責成。則鍾鼓絲竹樂與今同。尊俎衽席樂與今同。臺池鳥獸樂與今同。無不可也。然則陛下何直為此鬱鬱。使天下徒日夜洶洶也。臣最微賤。最荷恩寵。不勝忠愛之心。為陛下白發其端。而不敢盡言。惟至明至聖。為社稷大計。為富貴崇高遠慮。而加省焉。則天下幸甚。

傅良又上劄子曰。臣頃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為。而厭多事。雖蒙矜納。不謂違忤。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天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假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之間。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為晏。其積也。以春為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今天平治天下。皆群臣之職也。而君不盡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兢兢業業。一日二日。應萬機之類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強。而一日二日。萬機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其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羣臣之官曠。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為。無迺反多事乎。天將以無為。反以多事。



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彊而讒間迎合之計中也。是故因其廢省覈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謹。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凡若此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因禁宮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甚者諱惡災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三夷狄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踈。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求於實而眩於無為之名。特姦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恭惟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遇事即斷。罔或留難。有言必中。靡容熒惑。君德如此。足以上當高宗宏濟艱難之志。先紹壽皇總攬權綱之業矣。踐祚以來。真見於明效大驗。如不信。近習而請託苞苴

之弊息。不采游言。而察探羅織之獄。衰不尚獨斷。而宰相執政之權擬行。不事繁文。而百官有司之職守定。則又漢唐以來君德所不及也。臣猶慮聖心務在無為。而進自強之論。誠欲陛下克此德濟此治。効於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者而已。恭以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耳。臣竊見間者擢用同姓為大臣。有以故事爭之者。陛下勿疑也。雖大臣自以結聖訊。遠巡不敢就職。而詔旨丁寧。未可回奪。二三大璫解罷省事。以片紙出禁中。雖左右朝夕之人。欲顧哀乞憐而不可得。此則陛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蠢尔小臣。白身補授。被封駁者再矣。而陛下不忍決。監司郡守差除不當。臺臣論列。至於數四。蓋逾月而後付。此則陛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陛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矣。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耳。此臣之所以為事



也。

傅良又上劄子曰。臣聞人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為尤難。恭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精深言之。姑請臣少壯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當。以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冊。或遊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燕衍尊俎。娛嬉苑囿。至於暮夜。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晤語。間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寒暑不絕。忽一日不如是。即內侍以近醫藥為請。而中外惶惑矣。夫以堯父。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課為日程。拘拘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也。臣幸遭逢。備負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若敬肅禮儼然若神。雖執禮名家。無以竊議。予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矣。而

此來傳聞往往以為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務之間。稍失次第。是則震動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說多端。以臣愚見。或者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其惟至聖至明。勤備法則。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難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閱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方冊。遊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歟。不然。則燕衍尊俎。娛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知歟。又不然。則是燥濕陰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之。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以終日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陛下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為常度。非徒以親政蒞民。亦所以壽生養壽。惟其狂僭。留神財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先宗時彭龜年論剛斷得失疏曰。臣恭惟陛下自即位五年。春。廣覽彙聽。隆寬盡下。自古願治之君。克己自勵。勉彊欲為。而不能者。陛下為之。無難焉。真所謂有能致之資者也。然縉紳之間。竊議聖德。猶以剛斷不足為恨。羣臣進對。必有以是告陛下者。臣不知其說為如何。但見陛下期年以來。施為稍異。若示人以不可測者。政事舉措。稍不循節。奏進退臣下。頗不事禮貌。意所欲用。雖給舍屢繳。而不可回。意所不欲。雖臺諫彈擊。而不可動。宦寺涖職于中。禁而不用。命內廷取財於總司。而特免錄黃。如此之類。未易悉數。其始羣臣言之。而不能得其終。陛下行之。而不復疑。一時操縱自我。予奪自我。窺聖意。必自以為能駕御臣下。而權網在我矣。然而紀綱隳廢。刑滅。陛下雖快一時之意。而不知實為異日之憂。蓋紀綱隳廢。則國制亡。廉耻刑滅。則士氣奪。國制亡。則禍亂所由作。士氣奪。則變無足恃。此臣所甚懼也。夫人君而無剛斷。誠不足以宰制萬物。統御萬方。然所謂剛斷者。豈以事自己出。人不我違之謂哉。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去是而捨非。去邪而用正。故謂之剛。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斷。然則剛斷者。蓋謂於是非邪正之中。有所辨別。而能執持者是也。寧有是非不問。邪正不分。而獨任己見。以為剛斷者乎。不知誰為此說。臣深恐其誤陛下也。臣竊觀今日陛下所為。未過以勢屈羣下。使之從己而已。夫人主其威雷霆也。其重萬鈞也。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夫誰敢不從。然陛下無徒喜其從也。從者未必非禍。違者未必非福。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勿謂今日恬嬉無事。可以肆意。臣仰觀天象。則變異屢作。俯察人情。則輕浮易動。官府無嚴重之警。小

臣深恐其誤陛下也。臣竊觀今日陛下所為。未過以勢屈羣下。使之從己而已。夫人主其威雷霆也。其重萬鈞也。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夫誰敢不從。然陛下無徒喜其從也。從者未必非禍。違者未必非福。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勿謂今日恬嬉無事。可以肆意。臣仰觀天象。則變異屢作。俯察人情。則輕浮易動。官府無嚴重之警。小



人有陵慢之心。無異駕腐舟泛滄海。所幸風濤未作。正紀綱以立國制。勵庶民以作士氣。臣謂陛下朝夕在念。猶恐不及。而况可取之耶。乃若陛下剛斷不足。臣亦憂之。然此不可以疆作也。臣願陛下講學以明理。循理以攷事。理既明於胸中。而不可感。則斷自明於事外。而不可移。此三代盛王所謂勇智。而後世賢后所謂明斷也。惟陛下察焉。

龜年又上憂身寡欲務學三事疏。曰：臣聞古者史為書。瞽為詩。王聽歲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諉。凡天下之言。無不可達於上。近世宰相日得獻替于天子。侍從臺諫之言。其進已有限矣。卿監而上雖有轉對。然歲或不得再見也。至於百官輪對。大率近三歲始一周。言之得達于上如此其難。而當言者又不切當。為稱為人。臣出入周行乎。臣則不敢。臣之欲有言於陛下者有三。曰：憂身。曰：寡欲。曰：務學。

然治國莫急於憂身。憂身莫切於寡欲。寡欲莫先於務學。其實則一而已耳。何謂治國莫急於憂身。曰：君人。君立三公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宰相實兼三公之貴。而不任三公之責。道之教。訓傳之德義。僅委之經筵。至於保身體之事。雖世之賢者未嘗留意也。人君退朝之後。不過女子小人以姑息之愛奉其君。則夫姑息之愛。身體之賊也。而可不慮乎。恭惟國家大業未復。天雖未雪。壽皇聖帝坐薪嘗膽。未泐此志。舉神器而付之陛下。政欲親見聖子身致太平。陛下不辨十分憂勞。豈易克集此事。自天下言之。陛下誠不可不憂身也。壽皇聖帝退處重華。怡神養氣。有陛下任其付託之重。雖無復一毫天下之憂。然父母愛子。至老猶切。人之情也。陛下朝夕起居之宜。飲食疏數之節。壽皇能頃刻置念已乎。自陛下言之。尤不可不憂身也。故曰：治國莫急於憂身。何謂憂身莫切於寡欲。外



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自古人君致亂之道非一。然大要不出是數者而已。陛下自登大位。六飛時動。後宮嬪御。寵遇絕少。宮禁興造。外亦罕聞。不可謂欲不寡矣。但道塗之言。或謂宮掖之間。宴飲爽節。夫酒之傷性。敗德固不待言。臣竊讀本草。酒性大熱。是以凝寒則不冰。沃火則益炎。醞酒之地。雪霜不積。推是數者。天下之熱。未有加於酒者。已竊聞聖體嘗苦瘍疾。此非其致之之由耶。抑又有大可慮者。酒之為害。不特不嗜飲者病之。嗜飲者亦病之。何也。自其既醒。必悔。所以知其飲之過度。非其本性然也。蓋酒與女子。小人相似。近之則不可遠。非不欲遠也。既近之。則遠之將不能也。臣嘗觀不嗜飲酒之人。每飲則昏嗜飲之人。不飲則昏。飲而昏者。氣為主也。故有酒則氣亂。不飲而昏者。酒為主也。故無酒則氣奪。是一日不飲。則榮衛脉絡。若不可支。蓋酒已勝氣。氣不能自

主其身。故至于此。因循陷溺。不至沉酒不已。聖之與凡。雖曰不同。而人之氣體。未嘗有異。陛下宮中無事。小小宴飲。固不至此。然臣區區愚忠。政恐其不已。而或至於此。則非陛下愛身之道也。故曰愛身莫切於寡欲。何謂寡欲。莫先於務學。臣聞善惡之理。相為消長。此盛彼衰。未能兩大。所以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善言既親。旨酒斯遠。臣觀祖宗親近儒學之深意。乃是消弭人欲之微權。每以夜分之時。率召經筵之士。不獨欲究義理之粹。蓋亦大為逸豫之防。蓋聞古今之禍亂。則警懼自生。聞問閤之艱苦。則憂慮必切。退即閒宴。必無過淫。竊聞近日宣召經筵。多在晝漏。臣不知遊息深宮之際。何以為存養夜氣之方。欲護清明。孰如義理。臣故曰寡欲莫先於務學。恭惟陛下聖性虛靜。義理昭明。視臣所言。何啻白黑。漢儒所謂陛下聖性得之。願加聖心焉。臣愚欲望陛下精擇名儒。實之講席。日與之講論經理。夜與



之商確古今。自此聖學日以高明。聖德日以光大。既有義理之可樂。自然物欲之難移。復於宴飲之間。漸為裁抑之限。視尋常御酒之數。十分中減一二。漸減至三四。如此數月。必大有益。不特身之能聚而德亦無不懋矣。保國寧家。孰大於是。注：陛下留神。

龜年又上疏曰。臣聞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聖憲天者也。故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無一事而不與天同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無一息而不與天通也。洪範以五事次五行。而驗之以庶徵。要之以五福六極。豈疆為是。牽合哉。猶人之一身。氣作於內。則動於容。容形於顏色者。皆是物也。容有二。一恭。惟陛下愛人如天之溥博。臨事如天之專直。陟降左右。與天為一。和氣致祥。宜如影響。然自去秋以來。大異數見。星變地震。生毛雨土。赤青作於夜。黑子見於日。大師相去。日轉有一事。當是時。人皆皇

皇然為陛下憂之。而臣則不以為憂。何也。見天之不忘陛下者。甚切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責。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故止其亂也。無異父兄之於子弟。雖譴怒訶責。若甚可畏。其意但欲使之人。身苟能因是以思懼。修者乃進德之實地也。此臣所以不以憂也。又至十一月望日。車駕過宮。人情歡豫。其晝晴寒。夜忽飛雪。之兩日。而日中黑子。頌清。當是時。人皆欣欣然為陛下喜。而臣則不取以為喜。何也。臣於此。見天與陛下。昭合無間。陛下動靜。語嘿。宜可少有不合於天乎。神宗皇帝嘗禱雨而應。官弼奏曰。情德致雨。其意如此。為一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耶。此臣所以不敢為陛下喜也。臣懷此欲告陛下久矣。茲蒙恩擇實右史。脫略資格。疎而進之。若天之寵無以為報。唯念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陛下一言



動之善臣皆得記之以為世法。陛下言動之不善臣亦得記之以為世戒。作而不記。臣固不敢辱其職。然書而不法。臣亦豈忍辱其職。而使陛下貽萬世之辱哉。記曰。王前亟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正天道也。古之王者能守天之正。以巫史卜筮瞽侑諸臣寔左右之。少有不正。諸臣皆得警懼於王。諸臣固欲拘檢於王也。王實藉之以自拘檢其身也。後之史官若必書。謂之善於其職則可。謂之忠於其君則未可。近世記注之官。以直前使得獻替。此意蓋甚美也。與其必書以懲其失於後。孰若諫以救其失於先乎。此臣區區之心也。臣愚欲望陛下反躬自勸。循天道。欲如天之剛。則無兩牽制。不屈於欲。欲如天之健。則兢兢業業。不敢怠荒。如天之中。則每事循理。不倚一偏。如天之正。則一出而公。盡絕私意。由是一而不二。則為天之純。由是養之益和。則為天之粹。由是而無一不致其極。則為精。與天渾然矣。陛下端拱無為而守之於上。臣等靖共厥職。而欽承於下。君臣之間。雍雍熙熙。豈不休哉。萬一陛下未能以道制欲。則雖欲諸臣箝口結舌。以苟取容。亦有所不可。蓋人主天也。人主有一毫不與天相似。而其臣不諫。則為不能以天事其主。此乃不忠之大者。臣不敢也。唯陛下察焉。

劉善羅點嘗召對便殿。上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遠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官禁間或有攖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閭門。適時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震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

劉光祖上奏曰。臣幸以迂拙。日侍清光。凡人主一言一動。不可不慎。而螭坳遠於黼座。二府大臣。常日奏事。陛下曰。俞。曰。噤。事之可否。不可不慎。



於玉音心之精微見諸宸訓者既不得備聞退而直書以為信史不可記者猶有侍從臺諫請對百官輪對監司守臣陛對凡二殿班次內引奏事各關本省以所得聖語書之而此年以來一切臣別無所得聖語習成定例使謨旨鬱而不彰心聲無所著見只如臣初以司農少卿到闕引見首進五事疏請至思箴陛下俟臣請事條云要只從原頭理會臣對云臣千百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望陛下致力於此則貌言視聽四者俱治矣退欲以所得聖語申看則曰這例不然於是亦例云無之臣今以記注為職若不申明則雖有以主事亦無自而紀載自今欲望陛下於群臣進退之際雖所疎遠如所親近雖所嚴憚如所款密或以玉音褒嘉慰勞或以聖意戒諭訶勉是曰是非曰非可曰可否曰否使天下聳然知人主好惡予奪之所存則令奏事臣寮凡得聖語即以其中本實不得一例將有聖語亦

曰別無庶幾主道昭明史筆傳載以垂萬世雖然外朝之言動皆可得而知也宮中之言動不可得而知也可得而知者固所當謹不可得而知者尤所當謹也謹於所不見不聞之地則所見所聞之地從容中道不待謹而自合謹於所見所聞之地而肆於所不見不聞之地人將窺而議之一以傳十十以傳百播之四方轉相增飾吁可畏也臣因申明本職冒言及此惟陛下留神幸甚

寧宗即位初吏部侍郎彭龜年上人主當理情性疏曰臣聞人主莫大於理情性理情性而王道畢夫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元帝即位之初匡衡首以此為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



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於人主。而衡乃及巧偽之徒者。蓋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懼。從而救正之。巧偽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為喜。從而逢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偽之人。而不為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衡可謂知言者也。臣仰惟陛下。聖性質直。至誠無偽。此三代今王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唯是傷於太急。臣侍潛邸。講讀之暇。每以為言。亦蒙陛下和顏開納。不以為非。今既踐大寶。則嘖笑之間。治亂所繫。尤與昔日不同。今日若急。則所傷多矣。勿稱君德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書稱舜曰。御眾以寬。稱湯曰。克寬克仁。寬與急為對者也。君德尚寬。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尚矣。蓋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今急則難從。政急則難繼。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唯近日進退人材之際。微傷於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質直之性。臣恐有巧偽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敬讀舉官之詔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為有哉。此必有所自矣。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潛邸所講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耳。此語一出。令人寒心。陛下臨政未兩月。而小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自此遇事。毋臨之以急。而寬以察之。有如聰明。必能照見情偽。則知近日之舉為是為非。當不待辯而自判矣。臣備員勸講。其職以養君德為先。偶有愚見。不敢不盡。其言狂妄。罪當萬死。臣下情不勝殞越俟命之至。

嘉定三年工部員外郎楊簡上奏曰。臣不勝起敬起恭。有請于陛下。



陸下已自信陸下已有大道乎。臣竊恐陛下謙冲未必自信。舜曰道  
心。明心即道。動手意則為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  
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  
云為。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  
大道。有此光明。而昨者吳曦之變。韓侂胄之變。近又羅日愿之變。又  
有江淮湖湘之寇。何也。阜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謂心思微  
動不勝其多。故曰萬。後儒謂之萬事。非也。舜禹尚兢兢業業。陛下宜  
法此兢兢業業。非有所思為也。平常日用無作好無作惡。無怠無荒。  
而融明無不照。知微起乎意。則昏蔽。則放逸。陛下聖性澹然無所嗜  
好。宜清明無所不照。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如前所云者。臣妄意恐  
意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或有不照之處。舜禹相戒。猶以精  
一為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孔子曰。毋意。不起意則此心光明。

所照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幾。似是而非之言。未  
可得而惑。隱微之情。自無所不燭。常清常明。可以弭禍亂。消天變。祈  
天永命。其幾在此。此非世儒所能知也。惟陛下兢兢業毋忽。  
嘉定中。都官郎官袁燦上奏曰。臣恭惟仁聖在上。涵育群生。無有遐  
邇。同。一覆載。施恩務從其厚。用刑寧過乎輕。無愧於古聖人用心矣。  
孟軻有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明效  
大驗。何其速也。今陛下求治。不為不久。而稽其效驗。尚爾遲遲。何可  
不思其故歟。臣聞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  
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  
曰。先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  
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  
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以照臨天下。明並日月。不遺微小。至于今仰



之漢之宣帝。唐之太宗。雖未極純懿。而能勉強振作。興起治功。爛然可觀。而史皆以厲精稱之。亦可謂英主矣。陛下視今之治具。已畢張乎。若乎。民生已舉安乎。未乎。更化以來。招延俊彥。隨才授職。責其功效。治具似已張矣。而頽網未至於盡舉。宿弊未免於猶在。則難以謂之畢張。都城之內。財貨流通。米價至平。閭閻熙熙。遠過曩日。民生似亦安矣。而遠方之民。凋弊乎財賦之煩。愁苦乎刑戮之慘。雖當豐歲。猶不聊生。則難以謂之舉安。陛下尊居宸極。臨制萬方。惟所欲為。其誰能禦。今也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為之效。猶未至於昭明彰著。歲月蹉跎。而就止此。豈不深可惜歟。臣願陛下毋以寬裕溫柔自安。而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未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監觀往古。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無非精神矣。謹所從出。出則必行。宣布四方。無不鼓舞。踴令之精神也。

褒一有德而千萬人悅。戮一有罪而千萬人悚。賞罰之精神也。有正直而無邪佞。有恪恭而無媮墮。有潔清而無貪濁。布滿中外。炳乎相輝。人才之精神也。民間逋欠。不可催者。悉蠲之。中外冗費。凡可省者。盡節之。其源常浚。其流不竭。財用之精神也。將盡威恩。以馭其衆。士致死力。以衛其長。勇而知義。一能當百。軍旅之精神也。黎元樂其生業。習俗興於禮遜。五穀屢豐。百嘉咸遂。民物之精神也。明主精神在躬。運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豈非帝王之盛烈歟。昔我藝祖。躬上聖之資。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齊乾坤。如再開闢。端門軒豁。無有壅閉。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大哉聖謨。此二帝三王所以日用其力者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陛下誠能以藝祖為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矣。一元之氣。周流磅礴。化成萬物。日新無已。天地之精神。



也。惟陛下有察。

變又上奏曰。臣聞天下有大體。人君有大德。先其大者而衆善從之。則天下可以大治。關於大而明於小。難乎其致治矣。陛下尊居宸極。餘二十年。無聲色之奉。無遊畋之娛。無耽樂飲酒之過。不事奢靡。不殖貨利。不行暴虐。凡前代帝王失德之事。陛下皆無之。可謂有聖君之資矣。然影者形之符。響者聲之答。君德者形聲也。治效者影響也。陛下視今之治效。為如何哉。以言乎財計。則未裕。以言乎兵力。則未彊。以言乎人才。則忠實可仗者寡。以言乎民生。則愁苦無聊者衆。明聖在上。而是數端者未滿人意。如此。人皆疑之。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乾惟其大。所以能首出庶物。堯

惟其大。所以能光宅天下。大則足以無小。小則烏能無大。是故君子大之為貴。古人有言曰。大節非也。小節是也。吾無觀其餘矣。夫小節亦豈可略哉。蓋慮夫君人者。安於小而不志於大。故抑揚其辭。以快廣人主之心。云爾。竊聞近者禁中銀器。頗有遺失。掌者不虔。加以責罰。法當然爾。而陛下惻然憫念。易之以錫。樸素如此。可謂儉矣。不忍以器物累人。俾貪者息心。而掌者無責。可謂仁矣。臣願陛下克而大之。自一身之儉。克而至於中外。冗費靡所不節。自一念之仁。克而至於四海九州。皆歸吾仁。豈不恢恢乎其大哉。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殺。蘇以羊易之。孟子勉之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唐開成之主。舉衫袖以示道。臣曰。此衣三泔矣。柳公權箴之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則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懸未節。由是觀之。人君於小



大之辨。可不嚴哉。天下大器也。惟大君為能舉之。伏惟陛下恢洪志氣。無自菲薄。篤信聖人之言。力行先王之道。立大規模。成大功業。以隆我宋不佞之基。豈非大君之所為哉。古人耻君不及堯舜。中常之主。猶欲引於當道。况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足以與古帝王匹休。而猶有未及為者。此臣所以發於忠憤。不能自默也。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惟陛下自彊不息。自進無疆。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寧宗時。煥章閣侍講朱熹上奏曰。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為。至於遺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眾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

亨。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殞其身。正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頃刻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拜。君親之心。未盡懼。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恃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為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兩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議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



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準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惜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燕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

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于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者。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覺。尊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討。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平。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得。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蠢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寬之。

中書舍人陳傅良上請對劄子。曰。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充定



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高宗德業為陛下  
誦之。方高宗艱難百戰之初。必欲復大樽。欲定中原。欲還謁九廟。則其志  
尚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北之勢已成。高宗之責  
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其志尚在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  
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闈章奏。遊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  
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闈章奏。游  
戲翰墨。至於燕私。皆和好之事也。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  
以有定尚。不雜不怠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為喻之說。而非勸陛下之  
說也。今陛下春秋鼎盛。既意於學。而又聖稟純素。絕無嗜好。臣切以  
為陛下之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以此為堯舜。以此為三王。無不可  
者。臣獨未知陛下之心。所尚者何事。欲先定者何志耳。不主一事。則  
將並進人之言。而無適從。不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

力之地。且夫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儻陛下將  
聽並進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乘  
間而入陛下之心者矣。陛下此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可以為堯舜  
可以為三王。或萬一有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用之。臣恐陛下聖明  
雖銳。意於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所偏著也。故臣私憂過計。欲勸  
陛下且以拯民窮為所尚。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  
之後。以此意引見臣下。以此意省闈章奏。至於遊戲翰墨。至於燕私。  
此憂此念。造次不忘。臣切以為是亦陛下養心之法。不雜不怠。堯而  
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拯民窮為所尚。即是仁  
心。仁心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明之。陛下嘗深信  
之矣。

著作郎吳泳輪對言。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



發強身以百道。造善言。身以彀御族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而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聽。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羣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攝造上久成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孽。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達久安長治之策。可也。

袁詵友上言曰。臣嘗觀夫子之言曰。為君難。又曰。知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哉。聖人之言。深切乎帝王用心至到之地也。仰惟陛下以春秋方威之年。履九五崇高之位。固欲長享天下之奉。而安守天下之尊也。然則為君於上。而所謂難者。雖一嘖笑之細。而無所不寓。陛下盍亦知人君之所謂難者乎。臣請為陛下略陳之。夫貴為無敵。富為無倫。富貴之威。為君者獨有也。生殺自裁。予奪自裁。慶賞刑威。為君者獨專也。有此富貴專。此刑罰。天下之事宜若無

有難者。嗚呼。是豈知為君之道哉。人主以一念慮之間。知吾之所謂難者。無一而可忽。是故不敢易其難。而畏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有而不敢恃。不以為難。而忽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得而不能守。蓋知其難。則畏。畏則無一而不謹。不知其難。則忽。忽則無一而不縱。陛下試觀自古賢君聖主。凡守此大寶居此大位。而可以忽而縱者。為之耶。君人者。大則政刑號令。而關於治亂安危之機。微則言動趨向。而繫於教化表儀之本。細則聲音笑貌。而達於視做觀瞻之地。小有不謹。則悔吝隨至。浸以不善。則災害有作。大而悖理傷道。則亂止不可禦矣。此必至之驗也。非如天下之人。其善否得失。獨繫於一身一家而已。陛下亦嘗思前日之在潛邸。與今日之履大位。其難易果如何。方陛下潛龍之時。養聖人之德。儲天下之望。其一身之兩形見。而或有善否得失者。未必盡關於目前之安危治亂。而天下之議論責望。



其屬於王邸者未必如是之切且亟也。今陛下上承祖宗社稷之付託。下為四海生靈之宗主。萬目之所觀瞻。萬務之所關繫。萬口之所責備。其為甚艱。舉足皆是。凡政刑彌令。言動趣向。聲音笑貌。是三者一有過差。小而議論責望。大而利害休戚。又大而安危治亂。皆所由出也。陛下當此之時。其視濫邸之日。一難一易。固自判然矣。試以堯舜觀之。其君臣都俞之間。自曰。后克艱厥后。又曰。惟帝其難之。方且兢兢業業。知其艱且難者。而不敢自安。蓋以為君之難動。有所關繫。故堯則不敢以位為樂。而禹則猶有已憂也。由漢以下。知此難者。唯唐太宗。其言曰。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與諸公謹之。又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衆。少懈而受其。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太宗以聰明絕人之資。其固回天下。若不足道。而念慮發言之間。且知為君之難。反覆憂懼如此。此貞觀之治。後世所不可及。本朝太

祖皇帝嘗謂近臣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仁宗皇帝嘗下詔曰。當念守文之難。敢忘置器之重。祖宗念為君之難。其形諸詔誥者。不敢一毫有易心。故能垂裕於萬世。此又陛下之家法也。雖然。知其難而圖其易。顧豈無說於此乎。臣願陛下不以有位為樂。而以保位為憂。思其如是之難。而圖其為說之易。一念之發。則以為難。曰是善乎。否也。一行之出。則以為難。曰是得乎。否也。居隱顯。則一其心。不以隱而加忽。處細大。則一其行。不以細而弗察。小而聲音笑貌。推此難之心。而不以妄發微而言動。趣向推此難之心。而不以輕舉。大而政刑號令。推此難之心。而不以自用。在閭室屋漏之中。常若嚴者之在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一日安其心。惟善是脩。惟不善是去。惟人言是畏。惟過失是憂。其難在事。難之在心。則有治無亂。有安無危。陛下享國萬年。而端命上帝。譬如人之一身。康強無瘡。而能惕



為難之。飲食起居必畏必謹。則疾疢何自而生。彼恃其強者。易其所難。縱飲食恣起居。不病則已。病則雖欲救之。何及哉。臣蒙國恩。疏在獻納。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聽納之時。用敢盡竭愛君之言。仰裨聖聽。唯陛下勿以為迂闊。而詳察焉。天下厚幸。

衛汪上奏曰。臣聞天之愛人君。甚欲扶持而安之。人君之體天意者。既至。則天心之愛人君者無窮。此自然不易之理也。臣恭惟陛下。頃繇初潛受天眷佑。賢聖仁孝聞於天下。祇若慈訓。丕承大寶。二年于茲。天意益彰。感召彌速。自初行大興。每舉常儀。鑾輿所臨。若有陰相。至於雨暘順序。年穀薦登。四方無虞。邊陲不聳。自昔人君臨政。願治慨想。而未能致者。髣髴類見之。豈惟中外臣庶莫觀太平。陛下觀此景象。寧不自喜。臣嘗考之。往古驗之。當今竊有所懷。願質之聖心焉。夫誠天之所愛人君者。至則所以望之者亦至。唯此心對越。每思副其所

望。則天人相與。寔昌。苟玩其所愛。不自省循。則天心之愛。或有時不可恃。而譴咎傷敗之來。未必不基於此。由是觀之。則凡天意之順從。嘉祥之協至。人君未易晏然自處也。今天心之愛陛下。可謂甚矣。不識陛下所以體天意者。其已至歟。抑猶有未至歟。臣竊謂此天俾陛下。以大有為之時。所以望陛下者。任大守重。固當精思熟慮。實休咎禍福之所判也。臣不敢遠引之論。請以仁祖及壽皇近事言之。仁祖臨御三數年間。水旱仍臻。天變數起。可謂多事。然在位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滂流四海。而不烈懿。垂垂詔萬世。號稱本朝全盛之時。壽皇初受內禪。變故尤多。連歲饑荒。逆虜犯順。若不能一朝居者。然二十八年之久。方內又寧。生民休息。雖大志未就。迄底小康。有先高宗中興之治。夫嘉祥之應。不亟見於慶曆元祐之感。時而耆異之來。適以屬乾道淳熙之志業。則今日天意順從。如前所陳者。殆未可測。蓋基



可畏而未暇自喜也。陛下將何以處之乎。昔楚恭王天不見妖。比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茲在陛下。當之於心。反之於身。撰之於行事而已。臣不勝拳拳願陳其愚。

涇又奏曰。臣猥以庸虛。承乏宰掾。自惟空餐芳祈外補。忽蒙誤恩。俾司記注。日侍清光。在臣可謂僥踰。而內視闕然。念終無以補報。敢忘冒昧。布其愚忠。幸陛下垂聽。臣竊惟自昔人主。非不顧治。而君德未免有虧。或失之猜忌。或失之暴虐。或縱聲色。或崇貨利。或事奢侈。此心一有所溺。臣下莫能揅正。治亂之分。實由於此。今陛下寬仁天覆。聖敬日躋。清心而寡欲。好賢而樂諫。凡臣所謂前數者之患。無毫髮之累矣。以如是之聖質。而有意於治功。帝王之盛。要不難致。而陛下踐祚以來。三年於此。四海之內。延頸跂踵。以聽維新之政。而卒未有以大慰朕天下之望。何也。毋乃聖心。或未加乎。臣聞人主一心固不

可有所溺。尤不可無所用也。天位雖不可以為樂。而尤不可不知。天位之至重也。天命雖繇其自至。而尤當知天命之可畏也。崇高富貴。雖不可恃。而人主之利勢。不可以無所據也。若曰。吾既不以位為樂。而視之若可輕。吾安於天命之自然。而不畏其難保。崇高富貴。不足以動吾心。而舉天下臣民事物之衆。一切不以經意。此非帝王所以出而撫世御俗之道也。臣昨在遠外。傳之道塗。咸謂陛下臨朝淵嘿。寡言於事。少所可否。臣始聞之。而未敢信。已而備數朝列。兩嘗賜對。臣雖不能無感。而猶不敢謂盡然也。及待罪史官。分立柱下。今時兩月。每觀陛下尊居黼座。延見羣臣。自宰執之敷陳。侍從之獻納。臺簿之論奏。以至中外庶官之進對。奏篇無慮累牘。前席或至移時。陛下霽色溫顏。兼聽廣覽。雖靡聞。厥倦而聖志益虛。深自退託。未嘗有所咨訪。有所質問。多唯唯。默然而容受之。進言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



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皆若有不自得之意。臣實懼焉。夫陛下所以未欲形於言者。豈陰拱自晦。徐觀默察。有所待而后發耶。則陛下臨政在御。不為不久。機務之變。可以驟見矣。將深思熟慮。抑長謹重。忘言之。或未審耶。則輔弼禁近之臣。皆股肱耳目。陛下所親信委任。而小大臣子。孰無愛戴君父之心。設有未當。豈不竭誠効忠。安敢懷情而不自盡。庸何損於威德耶。蘇軾有云。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既於日。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語言。以為聳動之具。陛下果何嫌何疑。而憚於言耶。臣是以妄議陛下之未加聖心也。人徒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知天未嘗不言也。昔聖人作易。六十四卦。而獨以乾為首。乾。天德也。亦所以言君德也。它卦皆陰陽相雜。而乾獨純陽成卦。蓋天之德。純乎剛。惟剛故能有出無物。亨則群動。震為而春夏。收為而秋冬。為而雷震。思為

而雨露。闔闢變化。無不自我。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不言。必與天同德。而后可也。儻泊然於天下一無所用其心。而惟託於不言。則是啓頽墮之端。樂因循之習。忘遠大之慮。忽經久之圖。以是而求治功之進。猶適楚而北轅。鑿冰而取火也。陛下承列聖二百四十年之基業。膺太上皇付託之重。臣誠愚竊揣陛下聖質有祖宗之風。仁慈恭儉。無失德過行。真大有為之主。時可為而不為。優游佚默。偷安歲月。臣恐志士解體。人將窺測。陛下淺深。其所關繫。殆非細事。此臣區區私憂過計。懷不能已。輒因史事。為陛下極言之也。臣伏願陛下念宗社之甚重。防禍亂於未形。毋恃聖質之美。必加聖心。自今以始。於聽納之間。留神省察。奮發德音。特出英斷。二三大臣相與都俞吁咈。務歸於至當。凡百執事。有所是非。可否。咸決以至公。庶幾下情畢通。事幾洞照。行之以剛健。積之以悠久。將見志氣之發。



如日星之昭明。號令之行如雷風之震蕩。聽斷之勤如四時之不息。德業日新。令聞日彰。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保皇圖於有永。耀史冊於無窮。端本澄源。特在陛下。此心而已。臣不勝悵悵愛君憂國之誠。不自覺其狂僭。惟陛下財幸。

宗正少卿葉中行上奏曰。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成。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

君德

宋理宗寶慶元年。禮部侍郎真德秀上奏曰。臣竊聞陛下迺者消選剛辰。移御清燕。非特恬養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宮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慰幸。然區區之愚。有欲獻於陛下者。不敢自嘿。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區夏。六飛南游。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筭路籃屨。以啓山林。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矣。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之間。蒐攬賢材。厲精聽斷。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陛下所御之宮。廡即二祖儲神閒燕之地也。仰瞻楹栴。俯視軒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念昔者躬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業祗懼。其容少忽乎。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為



恭儉之主。兩漢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陛下前所居處  
密邇東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暨乘輿  
服用之需。願指使令之便。必將浸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  
可移。然以一心而受眾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臺榭者。  
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  
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  
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  
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  
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為之主。而物欲不能  
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壺。非獨衰麻在躬而已。  
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感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頃已。古者  
卒哭而廬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昔。然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

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昔。然養人大官  
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  
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于羹。立則見先帝  
于墻。庶幾不負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儻因移御之適。凡所以自  
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衰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  
三。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  
雖無改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此正陛下深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  
親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况皇太后  
親舉神器。以授陛下。同聽萬機。曾未數月。褰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  
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  
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意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  
其犬馬。况左右使令者乎。庶今羣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交隆。



於上。則羣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為安。而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材。叨備勸讀。比者親承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毋或有隱。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聖明擇焉。

紹定六年。德秀為戶部尚書。又奏曰。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所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遽忘戒懼者。後世人主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得基本定命之說。竊以謂周之文武。基本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道爾躬。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中。而文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烏乎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永耶。又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盤游失國。一

則以欲敗度。繼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謀。是以謂之靡常。然後知二公。惓惓之忠。非過計也。然則繼體守成之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忽之哉。厥今天下何時也。臣以為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藝祖。肇造之。命而太宗定之。高宗基中興之命。而孝宗定之。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丁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為未定者。蓋觀皇矣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廡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始則觀之二國為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為其德皆莫若文王者。於是瞻焉。西顧。命之為中。是主。夫豈苟然哉。今中原倣擾。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廡時。使吾之德。足以當天心。天必不舍而他界也。苟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嘉定中。臣繆直禁林。是時韃日以興。金日以削。嘗中夜彷徨而起口。此吾國安危將判之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日也。



於是進祈天永命之戒。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寡議。惜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惟益咨怨。所謂祈天永命之言。直視以為迂闊。而欺天罔人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灾害酷烈。錢塘巨浸。莽為沙磧。天台茗雲。州化為湖。而都城之灾。則尤曠古所未有。他如彗孛飛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燹之厄。幾半天下。吾國之勢。盖岌岌然。上賴九廟之靈。權臣殞命。陛下親政。英明果斷。薄海聳觀。而於外攘內修之政。未及大有所為。金匱以滅告矣。群雄虎爭。猛敵森銳。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可虞。而邊臣勿勿。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臣以為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秋以來。積陰多雨。陽澤弗競。而乾文示異。數見於清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可懼者。臣是以復進祈天永命之說也。然所謂行者。豈世俗僧繇小數。詭瀆鬼神之謂也。

稽諸召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有之。敬德之象。能敬必有德。迩

世大儒皆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

毋不敬之言。揭諸宥坐。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害吾敬者。則不

可不警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

此害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沉酒冒色。婦言是用。昔人

之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吾敬者也。陛

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昔人所以取亡也。其可

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殆。有一于此。皆是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

不嚴。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是害敬。

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陛下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

反而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為權臣所誤。其失有幾。凡聖心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于衆。曰。朕言動之



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蓋一念之愧不致。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忍。亦敬也。謹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否公既曰敬德。又必以小民參之何邪。蓋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乘戕賊元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幣。易鹽鈔。韻用罔利之術。而峻繩下之刑。估皮編。轉鹽及無辜而民怨。其中也。黜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豺狼。遠近嗷嗷。活不之恤。而民益怨。其末也。廉取道。絕貨路。公行以服食器。用為未足。而責之以寶玉珠璣。以寶玉珠璣為不足。而責之以田宅。焚券。若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為。而民大恚矣。江湖閩廣三。所之盜。相延而起。生靈塗炭。萬戶。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

盜者。又以官吏爭自為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無異於綠林黑山之所謂曠野也。可勝嘆哉。仰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臣于舊習者。鮮為革心之圖。困于虐政者。未被息肩之惠。蓋訪道。策室。而昔之賄進者。尚存。雖懲而賊多者。或反漏網。加以邊事。既與。江淮之間。科調百出。所至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又可知。臣思非所以培本根壽命脉也。陛下至仁。寧忍聞此。臣願聖志惻然。與念。頒詔。凡郡邑。括刻之政。邊閭。科調之擾。悉從禁止。敢違命者。必罰無赦。至於行都。近甸。為沐浴雨露之首。而楮輕物貴。為生孔難。愁嘆之聲。在在而有。書稱文王惠鮮鰥寡。蓋窮悴之人。奄奄就盡。惠澤所及。鮮然成。有生意。此海內所望於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便民之書。如魏。禘。所上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陛下



真能敬德於上。而使萌民懷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恢拓之本。其在斯乎。天應其德。久矣。魏氏殘暴。所至為墟。必非奉命之所屬。陛下春秋鼎盛。聖德日新。惟益懲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一游一行。若天與俱。強勉力行。懲久不息。以迓續休命於無窮。乃瞻南顧。嘗有其日。中原故物。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昔梁武敬取江南。嘗自語曰。吾之基業。有如金甌。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徒以乙卯之變。羣臣之諫。不能自亮。卒隳金甌之業。追述梁武平生所為。定天悖理。河可勝數。無得天之害。而希奉世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在於周及聖廟典教。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先皇。今敢不以告陛下。臣之愚忠。杜老一心。惟望明裁察。  
寶慶初。魏了翁上奏曰。臣不佞。待罪史臣。獲際陛下。罪非御極。命侍從。言語之臣。以次而到。切惟澄源正本。固不在初。臣不敢擬拾細微。

具文應詔。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為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三之神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為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真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使行乎宮庭屋漏之間。炯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慎。則眎上帝而夢夢。顧四方而戚戚。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為兵戈之



應迫近之象。而雷電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降。劉向亦以為陽不開陰。陰見間而勝陽之應。然而此必有感而後為應。既應則復為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幸焉。側聞陛下嘗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為之不安。當益恐懼脩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所不睹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愧于天也。不畏于人。是不畏于天也。臣願陛下即此不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其見天地也。毋專以禱祠為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為饗。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乎其位。如聞乎其容聲。可以支終而無怍。事太母也。毋專以儀格為恭。常使此心惻惻屬屬。如執王事。聖如將弗勝。可以感通于無間。對必知

百執事。毋徒以尊嚴為儀也。常使此心寬虛。下夷蓋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說為功也。常使此心緝心光明。日新而不可已。播告于萬方有衆。毋徒以言語為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惑。心有未喻。必反覆問辨以求之。毋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熟復思念以圖之。毋耻過以成非也。夫如日之息養。瞬存朝習暮益。無頃刻之間。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為。以證以誦。庶民以攷諸三五。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可合也。不然。則庶民且弗信。而况其他乎。聖學淺深之候。氣數屈伸之感。世途理亂之變。人物消長之幾。根於此心。決於此時。惟陛下速圖之。

了翁權禮部尚書。又奏曰。臣嘗從師友講學。七女謂治國之本。始於正君。嘗儲神蓄思。將為陛下力陳修身齊家之要。既至近歲。則兩開日異。恐或者指臣為闕於事情。又不然。謂臣為由可攻上身。故臣先為陛



下據時事之迫切者而言之。然而本原之論。則何可以終無一言也。臣每惟後世之治與古絕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惘瘵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書。工師誦詩。御警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讎民在甸。五八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奉案。盛然後即止。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宥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上者深居穆清。而殺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闈。四方之書。非警御之臣不得

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涇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操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斯世。今幸居可為之時。外而百官有司。奔走效職。內而妃嬪嬙御。便嬖取憐。自淺中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為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宜及時為樂也。而臣以古今禍亂之事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於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夫獨居深宮之中。可託之以腹心者。誰歟。當此事變還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望者。誰歟。詩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而其要則又在於宗子。宗子者。傳謂王之適子也。無適子以為之城。則王之獨居。何恃而不



畏乎。故繼之曰。無俾城壞而獨斯畏。陛下誠然長慮及此。則今日孤立之勢。亦可以自覺矣。傳曰。后妃有正淑之德。則嗣續有賢聖之君。制度有成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此言上御幸以畜精神。則可為永壽命。而著嗣續。臣嘗記魏史。明帝耽于內寵。廷尉高柔上疏。以為嬪嬙過數。聖嗣不昌。宜妙選淑媛。以備內言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神。專靜為寶。則姦斯之美。可致。如魏明者。雖不足為聖時道。而柔之言。實保身著嗣之要。故臣願陛下念天命之不易。思王業之惟艱。必也居內之時。常少。居外之日。常多。親賢而遠色。則思慮精明。清心而寡欲。則體力堅實。無姦聲亂色。則血氣循軌。無淫樂戾禮。則精神內守。豈惟保壽命之道。是乃致嗣續之原。臣之所憂。甚於漆室之女。故忘其愚。僭者若此。若夫韓琦言于仁祖。所謂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入內學。冀得親賢。以屬大事。是說也。亦宜

早入聖慮。博訪而豫定焉。卷卷之志。退俟斧鑕。

端平中。秘書少監袁甫上劄子曰。臣仰惟陛下更化以來。廣開獻言之路。而羣臣交進。互說大。而朝廷之綱紀。微而田里之纖悉。遠而邊鄙之變故。近而官闈之奧密。臣下言之可謂詳。陛下聽之可謂熟矣。而至於切陛下之身之心者。間雖言及一二。而未有懇懇惻惻竭盡忠愛。不顧忌諱。不避嫌疑。為陛下盡言無隱者。臣一介疎遠去國。一紀。茲叨誤渥。幸覲清光。敢不一吐其愚。以報陛下知遇。臣嘗讀無逸一書。蓋周公晚歲所作。字字真實。吐自肺腑。非徒紙上空言而已。觀其論商周享國之脩短。明示兩途。若曰。由此則金玉厥躬。而養壽命之原。由彼則斷喪戕賊。而失性命之正。故凡受病之根。伏於隱微。而萌孽易生者。周公皆一一先其未病而藥之。蓋適情肆欲。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後王。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懼其心志內衰。而



伐德之斧也。勞民動衆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懼其窮極民力以騁耳目之娛也。輕改舊章是之謂違。故此書戒以變亂先王之政刑。至于小大。懼其驟更數易而無堅固之守也。不恤衆怨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懼其怨懟繁興。隄決而川潰也。淫刑窮兵是之謂逸。故此書戒以亂罰無罪。殺無辜。懼其輕視人命。路熟而手滑也。老臣忠愛先事預防。列此數條。凜若金科。苟犯其一。害已可畏。兼犯數者。危乎殆哉。嗚呼。周公受文王武王付屬之任。恐恐然惟懼成王不自愛重。則於吾責為有負。故其勤奉真切之意。必欲始終保護成王全而歸我文武庶幾無慙於託孤云爾。然則無逸一書固切於成王之身心。尤萬世帝王之藥石也。恭惟陛下勇智本中。天錫聰明。冠乎羣倫。猶且孜孜勉勉。崇儒興學。其於帝王之道。蓋已脗合無間矣。抑臣猶願以無逸為

陛下告者。蓋臣即此書以驗今日之事。如印券符鑰之相契。殆若端為陛下而發者。不可不精思而深省也。且陛下固知節情欲之流。以保天和。持儆戒之念。以彌德性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則未敢以為慶也。譬彼蔓草。暫爾艾薙。春陽一轉。茫然復生。何則。元有蔓草之根。固與無宿根者不同也。泛觀天壤之間。嘉禾與蔓草同受一氣。而不能兩立。嘉禾茂則蔓草不殖。蔓草榮則嘉禾必枯。反此理以觀此身。情欲之根不去。則性命之基不牢。性命之基欲牢。則物欲之根當絕。陰陽消長之理。斷斷乎有不可誣者。而况女德無極。易以兩人。剛劑于酒。克終實難。尤陛下所宜兢兢戒謹也。陛下固知體恤民情。而不至積怨。儲之釁。存心仁厚。而未嘗萌嗜殺之念矣。天下咸以是賀陛下。臣亦未敢以為慶也。數年以來。江湖閩浙。寇亂交作。吾民死於征。歿。死於徭。成。死於兵。草。香。則死於饑。荒者。何可數計。重以諸今日



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讟並起。作者中原有可乘之會。臣下嚴規  
恢之策。准襄困於餽餉。首此踏於道塗。偏師輕動。棄甲而後。然則陛  
下雖不疲民力。以召怨。而民力至今日而竭。陛下雖無嗜殺人之念。  
而民命至今日而殘。孟軻有言。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無以異也。陛下心甚仁於百姓。而百姓怨乃歸  
於陛下。凡無辜而死者。雖非陛下殺之。猶陛下殺之也。無遠之憂。篇  
論哲王。聞小人之怨。則皇自敬德。大哉敬乎。敬心常存。必不溺於  
情欲。必不移於玩好。必不勞民。必不佳兵。天下欣然戴之。為君而又  
何怨之有。不然。兢業一或。少懈。邪僻乘間而入。侈心虐政。提出無端。  
其極也。民咨胥怨。怨之不已。至于置置之不已。至于詛詛騰於萬口。  
怨萃於一人。故周公痛切而言曰。怨有國。是棄于厥身。此怨不歸於  
他人。而身實當之。然則不怨乃移為己怨。禍人乃所以自禍也。勢一

至此。雖欲長享天祿。以綿無疆之休。其可得乎。且夫逸欲之極。至於  
輕殺。而原其根本。則始於一念。蓋一念喜功。伏藏于中。始若甚微。炎  
炎不已。易以滋熾。及兵端一啓。小不如意。則遽斂而藏之。夫斂之固  
是也。然卧薪嘗膽。果為何事。敵國外患。所以進德。又豈容信甘言而  
弛武備乎。臣恐前日之輕舉。與今日之宴安。其為逸一也。抑臣又聞  
勤者逸之對也。人皆知勤之為無逸。而不知徒勤亦逸也。秦皇之程  
書。隋文之傳餐。乃叢脞。非無逸也。正使日御經帷。親近儒生。若可以  
言勤矣。然耳聽經訓。而身不行焉。則雖勤亦逸耳。是故專心致志。自  
彊不息。是謂無逸。聽之必行。行之必力。是謂無逸。出而與講讀相親  
是心也。入而與妃嬪相處。亦是心也。治朝聽政之時。是心也。燕朝便  
坐之時。亦是心也。無作輟。無暴寒。是謂無逸。斯道也。在大易謂之生  
生。在魯論謂之仁壽。斯須放逸。則生理息。一念間斷。則仁壽壽甚可



畏也。甚可懼也。周公所以保護成王至于壽考者。正以元老大臣其責切已故耳。陛下可不深念於此哉。臣曩者將指江東。因辛卯鬱攸之後。嘗滯忱悃。力言逸欲之害。時朝廷以言為諱。抱此孤忠。無階得達。今公道開明。樂受忠言。臣敢復以此說一悟聖聰。惟陛下財幸。甫又上直前劄子曰。臣根以庸虛。疊膺誤渥。擢司記注。直前奉事。職也。今事之當言者。莫止一端。陛下樂受盡言。不以犯顏為罪。臣其敢苟為緘默。以上負明天子知過哉。臣近者密侍經。惟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啓奏陛下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實未識所謂真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申張為對。子曰。張也。懲焉得剛。夫剛與懲。似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懲則我為物役。無懲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真剛乎。有懲則私意橫生。無懲則與天為徒。與天為徒。非真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此

也。中庸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毫髮之私喜私怒。則罣隙由此開。有纖微之旁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懲忿窒慾。謂之真剛。克己復禮。謂之真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略。然君子不敢以真剛許之者。正以其不知帝王宅心審察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聽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天下利勢。何事遲回而不決。誠以為不斷耶。可恭顯之奏。而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於去佞。而反斷於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為不決耶。擯李德裕之黨。黜李石於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於逐小人。而反決於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真剛之說啓沃上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實決不足以望



高帝太宗則寧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於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宰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喜儒所可辦哉。是必有真剛之德而後可也。仰惟陛下聰明天錫問學日新。真剛之德固已得之聖心矣。夫蘊於中必發於外。陛下果有真剛之德。則政事施設之間必有不可掩者。何為乎闇焉而未彰也。陛下豈以發號出令。率意輕變。以是為剛乎。此似剛而非真剛也。且今日至大至急之務有二。曰措弊也。邊事也。陛下雖弊弊焉。日夜以為憂而算計見効。迄無秋毫之功者。臣以為皆由陛下剛德之未充耳。誠使剛德見於節浮費。則凡宮闈之用度。近臣之錫賚。冗官冗吏之蠶食。自今以始。痛加裁抑。推此以行於州縣。則所省之費皆可以助收楮之用矣。今乃以節用為老生之常談。悠悠歲月。苟且因循。終不忍大有所損。以示吾刻苦警勵之意。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懲賦吏。則取二三十年以來蠹國害民

之人。富藏於私者。盡歸之於公。豈豕紆國自古有之。明白洞達。務在必行。則皆可以佐收楮之用矣。今乃僅因人言。略加發摘。罪大罰輕。輿論未快。陛下方且回旋曲折。依違掩覆。已發之賊既如是。而未發者。厚積深鏽。偃然安享。陛下悉置之不問。是前日縱其為國之賊。而今日又教之不體國也。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核軍政。則邊境之事所合大加搜按。某處新疆失守。某處戍兵損折。某處招人填補。兵糧元計若干。減省若干。新招贍給若干。盡吐事實。毫髮無隱。而不然者。顯實之罰。今乃諱敗遂非。不以實聞。生券利贏。缺額不補。陛下明知其欺罔。未嘗一加黜責。真剛固如是乎。剛德見於擇帥權。則堂堂中國。豈無至公血誠。沉幾多智之士。足以當閭外之寄。今焉准襄制垣。不聞虛心無我。收羅俊彥。以資幕畫。又不聞深謀遠計。保境安民。以圖後効。精神困於挫衄之餘。智勇竭於耗散之後。至於分間沿江



者兩淮事勢不相統屬。下多矛盾之見。上無調一之策。平居尚有違異。緩急何以得力。自古用人必先儲代。今未用者。謂其局生而非老手。已試者。雖云局熟。而又用功。邊遽日聞。虜情叵測。即新嘗膽。各智併力。猶懼不足。陛下乃宴安暇裕。如平時。真剛固如是乎。陛下自更。大化。動以漢宣總核名實為比。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於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聽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愛少偏。潛窺於有真之中。旁睨於幾微之際。希求御札。浸開竊弄之門。憑恃寵恩。將有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慮也。罅隙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勳陛下以兩當為者。則蓄縮而有待。贊陛下以非兩當為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主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顧察其景。今陛下剛

德之未充。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景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善矣。真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非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下財赦。

甫為中書舍人。又上內引劄子曰。臣猥以疎庸。誤蒙收召。寵光狎至。感深涕零。自惟蒲柳弱質。早衰多病。游布忱悃。竟闕俞音。然而葵藿傾陽。寸心炯炯。儻終於辭避。非陛下負臣。而臣實負陛下矣。是以勉策疲駑。祇服明命。幸借玉階方寸地。輒據管見。少裨萬分。願賜垂聽。臣仰惟陛下。聰明天縱。勇智天錫。心源昭徹。時幾洞見。亦嘗深恩而默省乎。夫莫尊乎天矣。其喜說其威怒。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數。莫



幽乎鬼神矣。其矧饗其怨恫。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莫嚴乎祖廟矣。其安樂其憂悲。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方此心之未與物交也。湛然清明。寂然靜止。及其既交。於是喜怒哀樂生焉。然而時值于艱危。事遭乎變故。喜樂未見而哀怒先形。繼天為子而天心未契也。主祭百神而神心未格也。受列聖之付託而列聖之心未慰也。則為之戚焉。赧焉。慄焉。而加以羽檄交馳。邊塵暗矣。士馬物故。喪師聞矣。孤人之子。寡人之婦。哭聲震野矣。仰顛蒼穹。邀焉弗聞。禱尔于上下神祇。渺不可測。率前人有指疆土。又岌岌乎不可保也。而法家拂吉方且日以危急痛切之辭交進乎吾前。則愈為之震惕。震惕未已。消沮繼之。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止者亂矣。於是乎柔媚之人乘其幾而入之。曰。是適然爾。且將按堵也。否則曰。天數有定。非人力可與也。又否則曰。責在臣下。不必過憂也。夫以前日法家拂士之言如據

而今也。柔媚之言乃如此。於是乎疑慮頓釋。憂懷遽紓。邊塵若不見。喪師若不知。哭聲若不聞。嗚呼。外境固迷也。內心之炳炳者。其可欺哉。惟其不可欺。烏知不翻然悔悟。躍然奮發耶。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歟。噫。是正操舍存亡之幾也。此念一回。宜深懲既往之咎。親鯁直而斥柔佞可也。未幾而處逆境為甚艱。反思順境之可喜。而又適會夫虜騎暫退。羽書暫稀。果以為天助神佑也。雖明知秋高馬肥。指期非遠。而敵去則舞。偷安目前。又將曰。今者不樂日月其際矣。於是震惕轉而為喜幸。消沮易而為縱肆。何翻覆之甚耶。夫始之震惕消沮。今之喜幸縱肆。不過隨勢急緩而為之變遷。皆非本心之正也。陛下何不奮乾剛之勇。充離照之明。自覺悟於心曰。嗜欲之娛。何能解憂。宴安之懷。何足為樂。徒使我獲戾于天子。神于宗廟而不得一日暫安。今將清其天君。盡更前轍。則必屏



嗜欲懲宴安而吾身始立於無過之地。則必察民瘼決壅蔽而天下無異乎戶庭之間。然後命股肱大臣曰。國勢盛矣。危機迫矣。凡可以拯救生靈。迓續天命者。汝其開誠布公。汲汲圖之。又命諫臣曰。朕躬有過。汝其盡規。臣有佞邪。汝其極言。此何如時。而尚可有所諱避乎。又命將帥邊臣曰。凡兵之失利者。汝其察夷傷。勞呻吟慰安其父母。妻子不幸而歿于陳者。告于上而厚矜恤之。其忠烈之章。童者朝廷。亟官其子。若孫而旌異之。大信昭布。決不失言。如此。則天地宗廟。必能察陛下之心。豈不感激奮厲。捐軀報國乎。理亂安危之機。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不敢毛舉庶事而獨論心源者。蓋以陛下之心。清明靜止。則必知疾痛痒癢。必通關節脉。悼遺氓之塗炭。憤國步之多艱。自能惡旨酒如大禹。自能不通聲色如成湯。自能衣大布冠大帛如興衛。

之文公。自能坐卧仰瞻。飲食嘗膳。如報吳之勾踐。轉危為安。易亡為存。有不難者。不然。中外之事。可為痛哭流涕者。豈易枚數哉。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陛下之憂。臣之憂也。陛下之辱。臣之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固不惜一死。而惜不以一疏悟陛下乎。臣學淺識闇。所言樸直。然區區忠赤。粗得吐露。陛下儻恕其狂斐。而加采擇焉。豈惟微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

甫為兵部侍郎。又上內引劄子曰。臣迂踈。撲野投迹山林。自知無補於當世。陛下游加趣召。臣前後控免屢矣。而陛下迄不俞所請者。豈以微忠粗有可采耶。今茲勉策羸軀。復覲清光。亦願一吐真忱。圖報陛下萬分一耳。臣聞激烈而言天下事。固臣子愛君之忠。涕泣而言天下事。尤臣子忠愛之切。何則。居安而思危。處存而懼亡。慨然為激烈之論。以聳動人主之聽。是固可以言忠矣。乃若危中求害。亡中圖



存。當事勢威迫之際。而折衷請命於君父。惟有涕泣而道之耳。又何止激烈言之而已哉。唐今江湖暴涌。蕩陵我都邑。早賊遺虐。勸絕我民命。內則楮幣蝕其心腹。外則強鞬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陛下何為不一省悟乎。夫憂慮切而後戒懼深。警策至而後悔艾力。臣敢涕泣以二語為陛下獻。一曰秉一德。二曰塞邪徑。而究其所以行此二語者。則在陛下真知省悟而已。何謂秉一德。臣聞終始不變之謂一。表裏無二之謂一。當昕朝臨蒞之時。雖儼乎其齋莊。及內庭遷密之地。或弛然而縱肆。則不可以言一德矣。陛下靜觀默察。內隱諸心。吾之德一乎否乎。聽治朝而百辟聳瞻。御經幄而儒生款接。當此之時。求一言之誤。一動之愆。無有也。及退而自便其私。敬心一懈。純德或虧。陛下曷為至於此哉。蓋所以潛移陛下之心者多矣。何則。燕處之警。娛悅耳目者。聲色亦奔走後先者。便嬖爾。是皆順我者也。

皆求媚手我者也。四方有敗。彼則掩覆。天顏未懌。彼則寬譬。誘於易入。動於可喜。湛溺其中。迷不自覺。視治朝經幄。晏然不侔矣。陛下博覽古昔。洞見成敗。戒謹恐懼者。國未有不治。荒淫逸豫者。國未有不亂。獨柰何不審所決。擇而反至於與亂同事乎。陛下豈以禁嚴之地。設有過言。過行人莫予知耶。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是烏可欺哉。陛下縱自欺。柰蒼蒼在上。林林在下者何。臣所以涕泣妄言。陛下未能消天變乎。民聽服遠夷者。皆秉德不一之所致也。何謂塞邪徑。臣聞以義交者為正路。以利合者為邪徑。正路迂而易。邪徑捷而易趨。為人主者。躬帥以正。誰敢不正。其有稍趨於邪者。痛懲而力遏之。天下悚然。知邪徑之不可由。其背邪向正也。決矣。今陛下不謹幾微。邪正雜揉。旁蹊曲徑。其隙漸開。宮掖之密。近習之褻。稍有一隙。則寡廉鮮耻者。群起而赴之。紛紛多門。不可悉數。夫九公



則必正。私則必邪。當今之時。自上及下。由中及外。習以成風。牢不可解。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請託以私而行。賄賂以私而成。黨與以私而固。恩怨以私而報。官爵以私而擢。權勢以私而傾。私意之萌。陛下既有以啓之。私意之極。陛下又從而養成之。臣來自草野。側聞近日邪徑之開。難以枚舉。其甚不忍聞者。且至於累陛下之聖德矣。夫私意勝則利心動。利心熾則邪徑多。邪多而正少。則導諛迎合者日多。而忠言讜論落落乎難合矣。其極也不止於難合。將反為邪所勝。而正論愈榛蕪矣。其何以為國乎。將見寢微寢滅蒼蒼者愈怒。林林者愈怨。而陛下孤立於上。其為憂懼又不止如今日矣。臣所以涕泣妄言陛下未能消天變。子民瞻服遠夷者。又皆邪徑未塞之所致也。夫此二說。其實一原。果能秉一德。則邪徑有可窒之漸。苟不窒邪徑。則反至於累吾之一德。故曰。惟在陛下真知省悟而已。臣曩侍經帷。屢

陳懇款。嘗進心本不動之說。而陛下欣然嘉納。且有學者之褒。今復以省悟之說啓陛下。陛下試思省悟者誰歟。不知省悟者又誰歟。豁然明白了無凝滯。此正陛下之本心也。即此本心。坐照是非的然。知夫宴安之必為鳩毒。疾之不如藥石。凡以甘言蠱我。以逸樂投我者。彼皆自為富貴地耳。一中其計。於彼則利。於我何益。及夫危亡之迫乎其後。自詒伊戚。誰復分憂。陛下省悟及此。則知一德果不可以不秉。邪徑果不可以不塞也。昭昭矣。雖然。今當拯溺揀莠之時。他無良策。而獨恃省悟之說。毋乃迂乎。曰。人之未省悟也。猶醉之未醒。夢之未覺。雖有良策。亦安所施。一省悟則醒矣。覺矣。良策乃可得而施矣。然則目前之事。姑聽其自敗自壞。必待省悟而後救之乎。曰。隨事而救之。不過一事而止耳。今日眾弊膠轄。禍亂方興。何可以一事盡。借使一害僅去。一害又生。源源方來。夫豈智力之所能勝。故莫若大



正其本。蓋悟前非而。今而後奮乾剛之勇。毅然不屈於物欲。開衆正之門。確乎不牽於私。息勿置其身於安平逸樂之地。而常納其身於憂危恐懼之中。念祖宗凜凜在天之靈。則爲之長慮。而却顧懼國家岌岌不可保之業。則爲之痛心而疾首。親萬姓將有淪胥陷亡之憂。則爲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罪己有真切之意。格天非虛偽之爲。溥海內外。皆知陛下昭然此心。對越上帝。然後大勢可回。大業可固。非獨可以處暇也。雖急而無以異乎暇之整。非獨可以履常也。雖變而無以異乎常之安。此豈非一日省悟之機乎。不然天下之事。始末可知。而臣之涕泣。恐未有已也。披瀝忠肝。未敢累牘。惟陛下留神。甫又進故事曰。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

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謙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於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謙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之剛明果斷之操。謙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遠使賢否混淆。邪正雜糅。漢業之衰。端由於此。衡不能擊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而乃混於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於格君矣。嘗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以甘言游辭。求合主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未諛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



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堯中書典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略可觀。然奚必屑屑然較勝負於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於末流，固宜憂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箴之，然所言數而未就，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尙患不能正君而國定，或匡衡劉向，彌為名儒。卒不能究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於人之國，儒果無益於國耶？讀史至此，為之掩卷三嘆。

嘉熙二年，校書郎徐元杰上。奏曰：臣嘗讀易於否泰，剝復而知天下之理無有終窮。剝極則必復，否極則必泰。一陽兆於復，此生生之基也。進則可以為三陽之泰矣。人主為天地立心，觀否剝已極之象，將

以新世道，復泰之生意，在乎一心體復之義而已。故有一身之生意，則一身泰；有國家之生意，則國家泰。有天下之生意，則天下泰。反是則剝與否而已。茲非交迫為泰之難，不遠而復之難也。人主患不知復爾。知復則隨寓隨覺，有自新之功。不知復則隨覺隨泯，有自暴之累。秦穆殺陵之歸，受責如流，此過而能復者也。漢武末年之詔，深咎既往，此迷而能復者也。梁陳隋唐之君，觀變異而不悟，縱佚遊而不悔，終於迷復敗亡而已。然則處否剝之世，有能自反而復，則君德生生日新之義，即天地生生日新之功。致泰之道，其在是乎？恭惟皇帝陛下以仁聖之姿，撫艱難之運，自其緝熙聖學，玩易知幾，謂宜致天地之泰，無難矣。然端平新政，初心清明，不遠而復，生意將新，此一機也。失之名更化而實未嘗更化。嘉熙以來，容養善念，端復無悔，生意又新，此一機也。失之於始，玩變而終未能消變，激而為標，變之



禍泄而為非時之雷。溢而為水旱日星之咎。民物以是而消耗。上下以是而扞格。天地剝否之象。至此極矣。然天下無終極之理。君德不可無自反之忱。苞桑之戒不嚴。不足以致休否之吉。貫魚之寵不察。不足以遠剝近之災。陛下悔悟之機屢動。而屢窒。得非自反之未至。後德之生意猶有未新者乎。壬午之風。陛下之法家拂士也。夫以恐懼修省。方嚴於避殿求言之時。而火星失度。且有戰氣。是天心仁愛之意。真有加無已。又如此。則陛下風夜畏威。以祈天永命者。當何時而可已哉。天亦念斯世剝之極。開一綫之生意者。在陛下。然則轉一世之剝。為一陽之復。新一陽之復。為三陽之泰。其機在聖心而已。今也。人臣愛君。請御正殿。至再至三。陛下勉而從之。此正朝廷清明之機。開世道以復泰之日也。非徒曰復新御朝之禮而已。陛下勿憂世道之泰為難。當憂天理之復為難。進潛陽之剛。則陽明勝而德性

用者不可不充也。消外陰之柔。則陰濁勝而物慾行者不可不窒也。以孔門之克己復禮者求之。凡便安順適。意欲好樂皆已也。必剛以克之。而後欲盡而禮復矣。以視聽言動之勿非禮者求之。則凡隱微之差。形似之妄。皆非也。必明以辨之。而後非禁而禮復矣。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陛下以臨朝之清明。玩不遠而復之義。持之以克己之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往而不求為生意之充。則世道復泰。舉無難矣。何以言之。惡旨好善。此一身之生意也。臣竊觀陛下臨朝之詔。有曰。惟知菲食。尚暇嗜音。臣子登聞鼓。莫不以謂自斯言充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何往而不為修身之泰。然賓筵惟戒。媒近侍僕。罔匪正人。得無有所當檢柅。益為聖德之謹者乎。防微杜漸。此一家之生意也。臣嘗側聞陛下臨朝之日。嘗曰。咸里予郡。易啓私恩。中外靡傳。莫不謂自斯心充之。糾禁內謹。政無多門。



何往而不為齊家之泰。然蠹冗每難盡窒。狐社率多虛附。得無有所當警飭。益為命令之嚴者乎。然陟有序。此一國之生意也。陛下臨朝而率作。凡差除進擬。職所當遷。亦莫不曲致其謹。小大聳聞。以謂自此意充之。上盡道揆。下盡法守。何往而不為治國之泰。然用賢轉石去佞。拔山箴切。上身。詆及宮禁。或有恚憤於導人使諫之德。是豈容不以正論元氣公道命脉。益為之扶植者乎。備禦有絳。天下之生意也。陛下臨朝而憂。顧以淮右封部盡隸督閫。將以一其事任。中外驩傳。以謂自此見充之。舉措得宜。而人心服。城守相接。而虜騎擒。又將何往而不為天下之泰。然淮寇方掠。憂重石城。西蜀未平。難置度外。况乎東西猶有治水鄰壑之疑。是豈容不以同舟遇風。出力共濟者。益為之戒諭者乎。夫以陛下復德義意。一旦發動其機。如此則陽明之生。駸駸不已。轉斯世否利而復泰之。此陛下所能為。而不容不勉。

而為之者。昔董仲舒論災異警懼。以為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必繼之曰。在勉強而已。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陛下所當深體。進夫克己復德之誠。求以無媿乎上天仁愛之本心。則天下國家之泰。未有不自勉強充之。是又愚臣之所惓惓也。雖然。陛下反復為本。固所以致泰也。臣嘗觀剝復否泰之機。其所以然者。君子小人實為之。陛下燕閒玩易之頃。亦嘗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而深長思乎。曰。泰曰否。上下之志交與不交。同與不同而已。善處否者。有傾否之喜。不善處泰者。有復隍之憂。其機至可畏也。處剝之勢。君子得與。尚為小人之剝廬。而况於剝床以膚。魚肉生靈者哉。至於處復之時。聖人不言君子。而言朋來。無咎。正以世道一綫之生意在此。故潛來君子之朋。僅曰無咎而已。盖有意君子之道長也。然則人主因天理之復。開世道之泰。又非九二大臣叶贊不能也。故自天



子至于大臣。壹是皆以克己復禮為本。今陛下克己無幾。專禮大臣。蓋亦閔世。否則求以為復秦之圖。大臣包荒。慮遠固無一日不為天下計。抑馮河有勇。朋亡得中。相與叶贊陛下。基泰之道者。无不容不重用其心也。昔諸葛亮曰。官府當為一體。陟罰不宜異同。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繼今陛下。惟日與二三大臣致謹。其所以興隆之本。自一差擢之謹等而上之。凡一命令。凡一黜陟。無往而不以公天下為心。於陽明必極其充。於陰欲必嚴其窒。則天地生生之意。當亦無往而不普。而况右揆久虛。論相者陛下之職也。曩者更化之初。輕用此職。開邊之禍。猶未歇也。今不可以復輕矣。世道存亡之決。在此一舉。臣願陛下宵衣旰食。默祈於上天之公。非耆艾骨鯁。足以負荷斯世者。不以輕畀。而又博參中外之情。以決之。一皆出於天命。有德而無私。如是。則天佑賢佐。叶濟中興。開之以朋來。無咎進之

於茅。其案江。基世道。以法。秦之運。或者猶可及也。常人之見。見於已形。識者之見。見於未形。曰其見於已形言之。上而天變之未弭。下而邊患之未平。凡世道否則之可為痛哭。又有如賈誼所謂難備以疏舉者。臣積忱竭慮。思以如何移機括。感悟聖心。惟自其未形者而圖之。故願陛下靜觀否泰。剝復之幾。益謹諸聖心而求。所以為輔相裁成之道。庶乎可以感悅人。一以道續天命。上以重一祖十二宗之付託。下以繫四海億兆生靈之命。則天地復泰之象。不在天地而在陛下。方寸中矣。臣狂瞽末學。不足以對清光。猥褻縷陳。冒犯天聽。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之。

元杰又奏曰。臣惓惓孤忠。既以天理之復為世道之泰。按恍若父矣。臣又私切有感焉。夫邊心莫慘於今日。故天變莫稠於今日。陛下克謹天戒。有感必通宜矣。者太白經天。流星隕晝。質之占象。皆非細



故此必猶有應天以實云。未盡舉行者也。昔伊尹耻其君不及堯舜。至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以王。臣戴陛下天地罔極之恩。方待對也。蚤夜齋栗。如對上帝。曷敢隱情惜已。追有後言。故茲滄恍。略述常道。冀以感悟萬分之一。惟陛下力行好事。無往不盡。而後可以回天心之悔禍。昔舜伐苗之師。禹誓衆。無不一乃心力。三旬之逆。猶不免焉。蓋書者記事之史也。當時所載如此。則苗之為害可知。蓋天者高乃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繼之以謙益。滿損。時乃天道之言。至又推本於帝。初歷山之號。泣且入天。誓亦允若。益豈為是緩而不切之言哉。其意若曰。格有苗易。格早。天難。格旻。天易。格傲。象難。象至不仁。親愛無已。是於其所難格者格之矣。當時誕敷文德之實。皆自其天理中發之。此所以至誠感神。天為之動。苗亦以格也。陛下聰明濬哲。稽古如舜。舉天下仰之如父母。也。觀天變之狎。至悵邊好之未通。固欲

以三求其躬行。內修其政事。此蓋有所不容緩者。然臣謂舉繫縛不足以格天變之弭。惟盡人事。則不期而自弭。彈計力不足以結邊好之和。惟回天意。則有感而自和。故言善。則星舍有潛回之機。家亦則狄輩亦豈得而至。為今之計。莫若充純虞親愛之心。密加於已復壽之邸。崇周家內睦之仁。深為乎無不盡之情。而典禮於遠。瘞閭。獲之時。施德澤於昭天。漏泉之。使存者有所慰。薦往者有所憑。依是亦盡人事之一端。或者回天意之有所待也。曩時儒生志愛似夫之激。不惟不足以迎陛下無窮之意。反有以感陛下親愛既往之心。然而陛下高明配天。何所不察。博厚配地。何所不容。以御朝清明之初。此正復見天地之心之日也。新陽生意。幽壤如春。冥昧昭蘇。氣益瑞雲。天開泰道。助者順矣。一順舉首。順備。何憂乎天變。何畏於變。陛下其深繹之。臣螻蟻微踪。生平無他妄念。惟知盡臣子之職。為爾今叨



愚非據得對天日。少殫吹取之忠。而後屏處窮閭。臣之志願盡矣。惟  
陛下矜察。

景定四年。禮部侍郎牟子才上奏曰。臣遠達關底。凡閱九載。中蒙全  
度。獲保山林。不自意聖明。照知終賜收召。遂得復望。穆清之光。自惟  
蒙恩至深。所當竭忠以報。而臣衰病廢學。莫效萬分。此臣之所愧懼  
也。臣嘗觀先儒朱熹之於孝宗。蓋自癸未入對。首以本然之天理為  
言。辛丑再入。又中言之。至於戊申之對。越八年矣。而尤拳拳焉望以  
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去以孝宗聖明。二十七年之間。熹之教忠者  
終始不越乎天理之說。然後知臣子之愛君。惟於闕磨之人。而驗其  
本然之天理而已。恭惟陛下聖性高明。聖學緝熙。其所用力於天理  
者久矣。臣曩侍經幄。親之。廢亂固知陛下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湯武。  
而一時諸臣之誤陛下也。乃日夜與陛下之理為仇。聖心本實良也。

臣波別有逸豫之說。聖德本忠厚也。而彼則有刻薄之說。聖度本優容  
也。而彼則有譁競之說。臣固知陛下本心必不出此。而皆諸臣之誤陛下  
也。及一覺悟。以之。其難更化定大本。不勞餘力。皆陛下本心之天理實為  
之。臣益有以驗陛下四十餘年講明之素持循之力。德艾感發之真。而諸  
臣之說。終不足以誤陛下也。臣忱不佞。以為陛下之天理。蓋至是而始定  
矣。天理人欲。介乎毫芒。體認難真。操持易失。而所謂人欲者。非必聲色貨  
利也。苟微有所係。各微有所壅滯。皆足以為之心之累。而三者之說。每得  
以乘之。此臣熹之所以告孝宗者。猶恐其天理之未純。人欲之未盡。而公  
私是非邪正。咸得以交戰于中也。臣切觀陛下自再遣使。結盟。創殘。鎮  
定。危疑。內而振膽。畿輔之水滄外。而應酬疆場之事會。君臣相與。負勞圖  
惟者。久之而後定。其勤蓋如此。切度聖心。固不忍以目前之虛寧。遽忘前  
時之克難。而臣愚過計。則以為宿憂既弛。順境易移。不知天將去其疾



而俾遂無後愛邪。抑順適吾意而或為宴安之鳩毒也。故臣願陛下有以全整畏之本心。陛下即位以來。恪守家法。以禮待士大夫。以仁愛百姓。不幸小人誤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脉。夫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者也。今既盡反其所為矣。譬如人之一身。寒邪既去。元氣尚虛。非養之以柔肉。調之以參朮。不可也。謂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愛民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然後可以輯四海安靜和平之福。而延洪億萬世子孫無疆之休。故臣又願陛下有以全忠厚之本心。維我祖宗治尚寬厚。而公議一脉。極力扶持。所以振起其頽墮不舉之處。而使之無壅底不通之患。往者言議之臣。指喻時有過當。聖度猶見涵容。中更積威之餘。風采消沮。雖或求言之意形於詔旨。而人憊曩禍。孰肯盡言。言及乘輿。尚見優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臣恐日往月來。遂成風俗。非所以養敢言之氣。而為國家之福。臣益願陛下有以全優容之本心。凡是三者皆陛下

本然之天理。所以旋乾轉坤。傾否致泰。蓋陛下之所嘗嘗用其力而終賴其力者也。故臣納約自牖。輒援是以忠益之義。而不暇泛及於事物之末。惟陛下毋以臣言為迂。而幸聽之不勝幸甚。

理宗嘗坤朝。謂將作監王應麟曰。為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節。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絲。兢業每忘於遊行。帝嘉納之。

理宗時。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一曰君德。二曰人心。夫天下至大也。王業至重也。所賴以憑藉而扶持者。固亦多術矣。而臣獨以君德人心為先者。蓋君德厚薄。乃安危之地。人心向背。實理亂之基。君德有正。則朝廷清明。治功振起。於寬厚宏博之中。而隱然有不可犯之勢。人心苟固。則尊君親上。如手足之捍頭目。雖當危疑緩急之秋。亦無解散動搖之患。故古先聖人。不慮國勢之



不強。惟慮已德之不脩。不慮外侮之難禦。惟慮人心之未附。蓋敵國  
外患。何世無之。雖虞朝之盛。猶有弗率之苗民。周治之隆。猶有不服  
之崇國。然齊文之心。曷嘗以是為慮哉。文德之敷。民心之洽。既足以  
致風動之化。則蠢茲有苗。何慮其不格。徽猷之德。懷保之恩。足以格  
于來之氣。則崇墉言言。亦因壘而自降矣。漢唐之君。雖非帝王比。然  
七制能以公怒。統天下。而四百年之間。舉無二志。唐以仁厚結人心。  
雖屢更變。皆不旋踵而定。是知君德人心。乃國家之元氣。而長治  
久安。未有不本諸此。請後以國朝之事。明之。共惟藝祖立極。聖聖相  
承。講學行。下求賢納諫。下情通而無壅蔽之患。公論伸而絕好惡之  
偏。其正君德有如此者。戒藩侯以撫養。厥終臣之殺降。緩故縱之誅  
重誅入之罪。竭河北之藁。覓陝西之稅。其結民心有如此者。是以朝  
廷尊安。基業鞏固。雖澶洲西夏之警。皆高厚章之照。皆隨起隨仆。卒

晏然而無患。是果何以得此哉。以兵而言。則無大兵威以控制生人  
之命。以刑而言。則無深責重罰以禁遏姦宄之心。疑若委靡而不振  
矣。而二百餘年之間。主威國勢。隱如雷霆。固若磐石。亦惟君德明於  
上。人心固於下。足以消姦邪之萌。而杜禍亂之原也。陛下纂承丕緒。  
尊奉慈極。親近儒生。開廣言路。聽斷訪問。未嘗少懈。出入起居。固  
不歛。皆所以正君德也。大風之變。首議蠲免。洪水之災。倍加賑卹。旌  
廉抑貪。欲宣德意。赦過宥罪。務行寬大。皆所以結人心也。是宜天地  
和應。雨暘時若。年穀順成。民生豐裕。將以建大政而興太平。而疆場  
之防。猶關宸慮。然大明當天。魑魅自伏。今聖德昭明。賢才萃聚。豈無  
運籌帷幄。以決千里之勝者乎。人心夔戴。中外和協。豈無賢於長城  
者為吾之捍禦乎。昔裴度言於憲宗之朝。謂淮西盪定。河北底寧。豈  
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直以區處得宜。能服其心耳。今日之事。苟區處



得宜隨機而應變。強本而弱支。則進退伸縮無不如意。尚何外患之足慮哉。雖然。君德人心。固所以為國之本。而君德之脩。又所以為固人心之本。然人心不難固。而君德為易虧。苟德備於上。有加而無已。則民戴於下。無時而或釋。臣願陛下法乾之健。體常之久。不以躬行為已至。而或怠於力行。不以日新為已感。而益期於又新。則澤流而益深。仁增而益高。民之戴德。永永無窮。將使外薄四海。無思不服。國勢尊安。猶太山而四維之矣。臣不勝拳拳。

應龍又進故事曰。仁宗朝。于度等奏。通英聖問一卷。其序曰。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剛。斷爾。明則不惑。剛則有執。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存。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

此人君之武也。

臣聞。赳赳雄斷。光武所以再造。剛明果斷。憲宗所以中興。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特患夫人主無獨斷之明。所見苟明。是則行之。非則違之。而不為。群議所惑。用賢則勿貳。去邪則勿疑。有功則必賞。有罪則必罰。振厲奮發。凜然有不可犯之勢。則令行而禁止。利興而害除。顧何事之不可為哉。奈何時君世主。明不足以有臨。剛不足以有執。非不用人。而人之賢否。莫能別。非不立事。而事之是非不能辨。故讒說者得以容其欺。巧言者得以逞其辯。悠悠歲月。竟無成緒。天下之治。將日趨於委靡。而不復振矣。吁。此于度所以有自古致治之主。在明與斷之論。而司馬光亦曰。斷之不疑。則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爾。今日總攬權綱。作新政治。切於用賢。則旁搜而博采。急於求言。則廣覽而兼聽。然守遠備塞。豈無一定。



之畫。而和戰之議角立。建功立業當有敢為之勇。而遲疑之意未決。是以望治雖勤。而成效愈邈。夫執狐疑之心者。未獲賊之口。持不斲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故劉向獻言於漢。而欲其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而後。可以興太平之基者。真至當之論也。夫所謂斲者。非強明自任之謂也。參之以衆論之公。酌之以當然之理。是非未明。則反覆詰問。必求其實。若果合宜。則守之以堅。行之以果。不以異議而搖。不以小未如意而沮。則事無不舉。功無不成。而中興可冀矣。

洪奔命進故事曰。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通兩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此。口生哈。口戒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盟盤之銘曰。與其也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

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忽。憂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久威修容。謹戒必恭。恭則壽。履屐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幡幡則逝。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忘。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壞。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之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傷之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紅稷為危。机之銘曰。安無忘



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此武王聞丹書於師。尚父為銘。以白警也。維昔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敬為主。敬則百慮澄。不敬則百慮擾。敬則萬善集。不敬則萬善墮。是敬非自外而入也。上帝臨之。毋貳爾心。知所畏。然後知所敬也。人主身都。慕貴心受眾攻。非隨物致戒。以警勅之。則畏心忘。而敬心泯。天理之存者幾何。武王曰。惕懼而銘諸物。不曰視聽。而代。則曰溺不可救。不曰其禍將大。則曰杜稷為危。何其辭之嚴也。天。真難保。人慾易流。出入起居之際。龜鑑在目。庶幾常若危亡。禍亂之壓其前。而起臨深履薄之懼。無一念之非敬也。然以武王之聖。豈待睹銘而知懼哉。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則寧過於檢防。求進乎性之之域也。其或收斂於十手十目之地。而縱肆於暗室屋漏之中。修飾於親儒生學士之時。而玩狎於對宦官女子之

頃雖有此銘。如無此銘矣。故中庸大學皆貴乎君子謹其獨。度宗即位。起居郎兼侍講湯漢入奏言。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隳其法度。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於邪徑。

度宗時。牟深進故事曰。臣聞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執乎一言而興邦乎。臣竊以君道之大。無所不難。苟得其要。而持之。則所難者少矣。臣請略舉其要。陛下試垂聽幸甚。言無所隱。之謂忠。心無所欺。之謂信。忠於主者。不避嫌。信其己者。不思謗。所以忠信。或至於獲罪。故人君以察忠信。而主之為難。巧於言之謂佞。順於事之謂柔。巧言則易得。順事則易從。所以佞柔常至於日親。故人



君以辯佞柔而遠之為難。廣大業者存乎勤。而人情常易於生倦。以隳其業。故人君以久而不倦為難。成大謀者存乎斷。而人情常至於小不忍。以亂其謀。故人君以棄小不忍為難。臣以謂為國之要。能察忠信而主之。使得盡言。辯佞柔而遠之。使不害政。行之以勤而無廢弛之憂。濟之以斷而無優游之患。則治道成矣。

臣日侍經筵。荐蒙聖問。以為君難之義。臣嘗敷陳其緊遠而仰蒙聖學高明。深惟克艱。厥后之旨。而不以易心臨天下。堯舜之用心也。臣每思所以推廣聖意者。今觀王巖叟所論為君難四事。言言懇切。真有益於君德。臣敢據其說。為陛下告。蓋正人之事。君也。主於忠。忠則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有所違。人君主之不力。則往往始親而終疎之。而忠信或至於受禍。漢元帝之於蕭望之是也。佞人之事。君也。主於不忠。不忠則欺罔。欺罔則為私

為私。則言皆諛悅。事皆柔從。人君察之不至。則往往始遠而終比之。而佞柔終至於得志。唐德宗之於盧杞是也。廣大業者存乎勤。不能競業一心。則或至倦惰。唐玄宗開元天寶之治是也。成大謀者存乎斷。不能以義制事。則或失之優游。漢元帝不能振孝宣之業是也。為君之難。雖不止是四者。而四者乃其綱領也。臣嘗推本而論之。惟見善明。用心剛。則主忠信必立。遠佞柔必果。無始勤終怠之憂。無優游不斷之慮矣。昔太祖皇帝一日坐便殿。俛首不語者久之。左右請其故。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史官必書於簡冊。故不樂也。此深得為君難之義。臣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而取巖叟所陳四事深加之意。則治天下可運諸掌。奚其難。惟陛下幸聽。

遼興宗問翰林都林牙兼脩國史蕭韓家奴曰。我國家創業以來孰



為賢主。韓家奴以穆宗對帝恠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韓家奴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為賢。帝默然。金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真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太宗時。皇子勛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東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窮服。自先君與高麗通問。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杜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微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眾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為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負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蕃。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為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己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

哀宗時。禮部尚書兼侍讀楊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為醫諫也。

元世祖中統二年春。內難平。李昶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為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者。心之體。



也。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心之用也。此兩者其實體用而已矣。體以統用，則神道設教而天下咸服，用以達體，則行其無事而真源自淨，含之若虛，啓之有餘，內外周圍，上下如一。三皇大之而道徹終古，五帝性之而德垂後世，三王身之而仁流萬邦，五霸假之而功加一時，何以言之。蓋四端如四時之相用，五常符五行之不一，或混而為一，謂之太極，暢而示微，謂之無極，非無極不足以知神人之圓靈，非太極不足以見聖人之大致，太極即無極也。聖人即神人也。性無不善，人無不同，雖凡愚不能無道心，道心惟微，故聖人貴天下之道，氣稟所拘，物慾所移，雖神聖不能無人心，人心惟危，故聖人崇天下之教，道者名異而理同，既非心而不圓，教者下學而上達，又非心而不立，夫性者心之齊而具理也，情者心之發而為事也，仁者心之愛也，義者心之宜也，禮者心之節也，智者心之覺也，信者心之

實也。理以存妙事，以應務，愛以盡公宜，以方外節，以暢文覺，以燭暗實，以明誠。此七者，其實性情而已矣。性定而情自檢者，心也。情定而性自復者，亦心也。凡在下者，心定則非分之望消，凡在上者，心定則化育之方備。欽惟陛下，父天母地，寰海為家，四三皇而六五帝，仰三王而俯五霸，以非常之資，御非常之尊，以不世之德，膺不世之運。一言之出，神鬼橫集，一意之行，風雷翕變，夫動者靜之末也，靜者動之本也。審乎本末，則心自定矣，原乎動靜，則心自正矣。精乎道教，則心自誠矣，昭乎體用，則心自明矣。定正以契天人，之相通，誠明以洞天人，之無二。又豈在察察以用神，孜孜以致感哉。五常包絡於此，四時調和於彼，運天下於掌上，炳天下於胸中，無為而為，不宰而宰，斯皆陛下固有之當然，已行之常事，伏望慎終如始，疇不賴焉。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運元氣之神，以安五行而盡自然之健者，天也。



協五行之位以定元形而備無疆之順者地也。據五行中五方法健以為動效順以為靜者帝王也。帝王之德參天兩地貴于公而不私。馬公者義也。私者利也。量義以動則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而王道備矣。放利而行則既失民望又失民心而王政怠矣。是以聖人其臨民也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撫民也柔乎若慈母之視嬰兒。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且下民皆國家之民也。而民財皆國家之財也。又何須泛取於下而輕用於上哉。竊見郡縣之中賦斂之時鄉司里正定其貧富專加擅減營利于中。富家之利優游有餘。貧家力不能及。遂舉債于他家。其或失期稽限罪莫可逃。齊之以彌令威之以刑罰。愁怨之氣冤苦之聲充塞天淵。伊誰救者。又或不辨則官吏亦從而得罪矣。及其會計上司結于府庫凶年不發其積。貧民不蒙其賜。樂工之流呈戲技而圖之。將寵之人迎喜氣以期之。豈不傷於用

財之至公哉。且怒者聖人之所不免也。一怒之中事存萬理。故中庸以中節為和。顏子以不遷為仁。竊見數年以來北征閩粵之叛。東伐浮海之國。近又大舉南征。鞭笞未嘗停。戎韁未嘗解。諺曰。天子怒起伏尸萬里。信乎其如是能不戒之哉。臣竊以四遠未知禮樂之當然。遷徙無常。翔翔遠徼。勝之不足喜。得之不足治。今乃煩天威而怒之。而討之。豈不傷於用力之至公哉。伏望陛下思地利之艱難。上審天心之仁厚。知民之欲富也。則寡用其財而衆生之。知民之欲逸也。則常愛其力而務存之。知喜之太過而損其陽。則節之。知怒之太過而盪其陰。則息之。知王者之貴於無私。則敦大公以御之。知信之可示於天下。則推赤心以治之。財積而下富。上足。心固而下定。上安。喜怒有宜。而內外無可悔之機。公信既宣。而上下無相疑之慮。如膠漆之固。如壘麓之和。君聿致於無為。民不知其帝力。然而兆人之不富。四



遠之不服未之有也。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動植具於有物之先。乾坤判於無名之始。流通二氣。班布五行。惟人也。括萬象以獨靈。執一中而不倚。若乎若醇醪之醕酌。寂乎猶混沌之鴻濛。及其清濁遂分。視聽昏亂。智愚懸隔。強弱難齊。總總而生。林林而羣。六朴降焉。良心放矣。中人以下。騁利慾之紛拏。下愚之流。格癡迷而忘返。以至剝林交讎。暴戾相凌。或顧影以無依。或顛天而無告。爰生八聖。弘濟風波。肇啓三皇。繼開十紀。維持造化。把握陰陽。三才定而天地位。尊卑立而萬物育。由此觀之。蓋天爲民而立君也。君道貴仁。天道輔德。辛丁五百。命我皇家。祖帝軒。蔓衍之遺芳。掃金家區分之兩境。東浮洋水。西越崑崙。南蕃于交廣之南北。限於玄虛之北。虞夏之玉帛萬國。越可相同。漢唐之宇宙一家。猶難並議。功已成矣。德已興矣。道已行矣。政已平矣。陛下能無思

乎。陛下能無戒乎。思夫業之所立者。祖也。方其雲興。虎噬神兔。助功。電激雷奔。龍蛇起陸。欲起處而不遑。啓慶。欲自暇而不推。以自輟。搗風。沐雨。勞身於戈甲之秋。冒棘披荆。抗志於煙塵之際。以至子有天下。茲惟艱哉。今天下已定。守之非易。能不思艱難乎。戒夫業之所本者。民也。民之所恃者。政也。民可近。不可下。非民無以立。統於衆。而與守邦。慮其啼飢也。薄取其斛粟。念其號寒也。減徵其織帛。蓋其知禮也。申之以孝弟。欲其知禁也。示之以好惡。勞之來之。臣之直之。翬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且政雖一理。自有萬機。一事尚未形見。而即防之。一言雖無大害。而即慮之。堤潰於蟻孔。氣泄於鍼芒。骨銷於積毀。軸折於叢薄。可不戒哉。而又據古今成敗。以爲龜鑑。參天人底應。以察休咎。冕旒前蔽。不矜其明。而視於至公。黈纊旁垂。不眩其聽。而聽於大同。委賢以任之。量能而用之。敬以居之。簡以行之。勤而不煩。逸而



不過清而不激。默而不窒。披袞服。端拱以向陽。執鎮圭。宴坐而當寧。實位以之。而克塞龜。祚以之。而克固。傳諸子孫。耀於罔極。使史筆欣然而贊之曰。大元天子之德。皇考將考。莫之與京。尚矣。徽矣。莫之或擬。不亦光哉。不亦快哉。愚臣亂言。罪當萬死。伏望陛下檢身若不及。為善惟不足。稽伯禹之不自滿。假體成湯之聖敬。日躋過。聽愚臣之言。曲免狂妄之罪。竊謂聖心同海。涓流不棄。而浸浸增深。故能大實齊天。億萬無疆。而綿綿永鎮矣。



程